□ 12
3764
206

D12
3764
206

論語古注集箋十三　　吳潘維城則如著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釋文勞之孔如箋勞之陳鱣曰鄭讀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　請益曰無倦　釋文曰毋倦上音無下其卷反本今作無箋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下引此章文　釋文勞之字鄭力報反箋若郊勞之勞者即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

而後責其事　集解赦小過舉賢才箋赦小過說文云赦置也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注惷愚生而癡駭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之類是也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才作材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91-239

不知人其舍諸 釋文馬知於虔反其舍如字置也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集解 鑒 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云云論語後錄曰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 子曰必也正名乎 注馬曰正百事之名也 集解 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白名以上則書之於策 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 皇 鑒 疏 經義雜記曰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宜宜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貴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馬說所本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辨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炳明以喻於其所不知蒼頡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此鄭說所本潛研堂答問曰禮記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於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拜經文集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痾時不行故衞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厚以爲野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正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顚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要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爲不當正孔子世家以此章列衞輒父不得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取也維城案左成二年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則即以爲正名分亦矣不可者且史公在馬鄭之先義當並存但以于路爲正名分爲迂則未免視子路太淺其實即訓正字正名

分意何嘗不包第子路泥於正字故以爲迂仍當从馬鄭爲允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 集解鄭曰于狂也 釋文之迂音于包云遠也鄭本作于云云〈箋〉迂說文云避也炎於迴遠之近故包以爲猶遠也鄭本作于者禮記文王世子于其身鄭注于讀爲迂蓋迂于古通丁授經曰狂當爲往字之誤與佛肹章子之往也義同宋翔鳳及鄭箋迂無往訓故改字爲于音義舊作狂近校本作枉皆誤論語後錄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衞君待子亦往焉而已矣奚其正史記作何其正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集解〈箋〉蓋闕如也 過庭錄曰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區立漢書儒林傳疑者闕蓋不言蘇林曰闕蓋不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闕按闕古音同區區郎區蓋闕疑之注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郎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連文者非與包義異段氏說文解字敍注曰蓋闕疊韻字凡論語言如或單字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窮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下亦引漢書荀子爲說云闕區闕三字雙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 集解○釋文不中丁仲反下同濫罰力暫反〈箋〉刑法志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不中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後錄亦云夫子此言本呂刑周官後漢梁統疏引中作衷中與衷古字同據此則讀丁仲反者非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 集解○釋文所錯七故反本又作措〈箋〉錯一作措說文解字後漢張奮傳引措竝作廢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厝置字卽措手足之措矣名之必可言也史記作爲之必

可名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箋〉穀梁僖十六年傳論五石六鷁事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論語後錄曰責子路之辭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集解○釋文學稼音嫁〈箋〉稼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周禮司稼注種穀曰稼圃詩傳云菜園說文種菜曰圃說文布古反又音布〈箋〉圃布也可名蔬字經典祇用疏或作蔬樊遲出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集解○釋文上好呼報反下同夫如是音符襁史記弟子傳同陸本作繈同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箋〉襁說文襁負兒衣從衣強聲繈物類也从糸強聲類絲節也段注古繩緪字从糸不从衣絲節粗長謂之繈引申爲繈緪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緪高注緪小兒被也繈褓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繩緪注繩褓格繩褓即縷格即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繈博物志謂其絡未及其繩凡繩韌者謂之繈吳氏遵著亦據說文繈繈義異謂古多繈稺連文說文緪小兒衣也重文作褓則繈繈亦一字況博物志云云是繈本以粗縷交結如網故訓粗類物也从糸強聲類絲節也段注古繩緪字从糸不从衣絲節粗也應作繈當爲繈之或字說文分屬兩部未之絡負小兒毛亨謂之褓韓嬰謂之襁四書考異云史記三王世家皇子或在繈緪作強他如漢封禪書業隆于繩緪曹全碑百姓繈負大槩從作強他如漢封禪書業隆于繩緪魯世家成王在強葆之中又借糸爲繩者多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帕裹兒負之背也札樸曰雲南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四書賸言曰古凡習稼者皆稱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小人尚書無逸篇三言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已爲小人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即教字爲教而學故教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注園即載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蔬果疏亦治民之事論語發微曰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即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爲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厄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籍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閡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遲遬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下無學則上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箋〉釋文使於所吏反〈箋〉誦說文云誦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藝文志引作雖多亦奚以爲經傳釋詞云言雖多亦何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箋〉令說文云發號也从亼卩徐鍇曰號令者集而爲之口制也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集解

〈箋〉史記以此爲出公哀公發羣經義證曰漢書馮野王傳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衛之政歎二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可據論語偶記亦曰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哉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人歌立與野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云云正用魯論漢世之解如此歎失故發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注〉王曰荊與蘧瑗史鰌竝爲君子也集解

○釋文蘧其居反瑗于眷反史鰌音秋〈箋〉衛公子荊錢塘金文淳曰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荊哀公庶子也左哀二十五年傳公子荊之母嬖公立爲夫人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荊語特加衛字嫌與魯同故別之始有曰苟合矣〈箋〉合說文云合口也完也古文以爲完全也古文以爲

子適衛冉有僕〔箋〕論語後錄曰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參乘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之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靈公卒孔子去曹適宋遂至陳居陳對曰可靈公曰云云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此言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去適衛與論語後錄合當是考異據史記去衛過曹在魯定公卒之歲又三歲而適衛則在哀之三年靈公已卒於二年夏安得有郊迎之事史記誤也冉有僕風俗通義十反篇論衡問孔篇引並作冉子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亦稱冉子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箋〕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教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說苑建本篇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則夫子又嘗以答子貢問政非獨與冉有商治衛庶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釋文〕期月音基〔箋〕史記儒林傳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漢書公孫宏傳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可也期或作朞史記世家引朞月而已無可也字云孔子去衛時語與儒林傳不同者一總其生平一記其時地也論語後錄曰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字宜作祺此期會字借當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者勝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集解〕○釋文勝殘音升注同〔箋〕善人爲邦百年史記孝文帝紀贊漢書刑法志薛邦爲國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史記引無矣字刑法志引無亦字矣字殘說文云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仁者謂之賊義者謂之殘殘賊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詩皇矣〔正義〕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

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禮記緇衣正義○釋文〈箋〉漢書志引此云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班氏蓋約此兩章之文爲說也史記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而後竝作然後疑漢時本有作然後者又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也世說文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卅三十并也孳經室集曰此章論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注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　詩緇衣正義　周生曰謂罷朝於魯君也　集解○釋文朝直遙反周〈箋〉陳鱣曰典有時仕季氏生云君之朝鄭云季氏朝〈箋〉故造於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詰之曰其事也其卽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爲罷朝於魯君誤矣論語偶記曰左哀十一年

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于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績溪胡培翬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韋注爲非葢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謂路門外每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爲私朝考工記九卿朝焉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葢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於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外朝爲卽指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大夫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內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玉藻所云及左傳伯

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衆論語冉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過庭錄曰詩緇衣正義引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因卿士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矣冉子所退之朝指此而言則由前之說冉子爲退自家內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爲退自國門之朝其以爲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錄亦引左傳國遷朝朝至未已魯語合家事於內朝以證鄭義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箋〕晏小爾雅廣言云晚也晉語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夫子問冉子意同集解〔箋〕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注君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箋〕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注君解過庭錄曰魏書高閭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爲政臣之教令爲事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集解〔箋〕文其與音預〔箋〕論語述何曰季康子先召冉子因冉子而以幣反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子之力也冉子朝事畢即至夫子所一日遷至故異而問之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曰常行事也夫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救也其後伐顓臾用田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否則末如之何矣吾其與聞之鹽鐵論刺議章引作吾其與聞諸侯字衍侯字疑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集解〔箋〕幾易履卦月幾望虞翻注近也子夏傳作近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詩匪風正義○釋文不易以豉反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箋〕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酒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論語後錄謂當夫子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歟申鑒雜事篇曰唯其言而莫

子違也則幾於喪國焉晉書潘尼傳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邦竝作國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釋文葉公舒涉反本今作葉者說音悅　箋葉四書括地志云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故以沈諸梁鎮撫焉論語後錄曰夫子自蔡遷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皇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近者說遠者來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史記世家引作孔子曰政在來遠附近書大傳載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與答魯哀公齊景公不同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謂孔子答定公以徠遠論語後錄以爲所見異本徠與來同而據史記崔實政論孔子答葉公以來遠謂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　集解○釋文莒居呂反父音甫箋莒父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不言所在四書釋地亦同注第就莒寅士吉射據朝歌朝歌在魯正西謂莒父屬魯西鄙約略言之亦未明指所在惟山東通志謂莒國即今沂州府莒父境一云即魯之莒父今州治西南有于夏祠論語後錄取之春秋大事表曰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其或然歟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鄭曰直人名弓　釋文公語魚據反直躬鄭本作弓云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生曰有因而盜曰攘　集解○釋文攘羊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如羊反箋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吕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莊子盜跖篇直

躬證父罪生溺死信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陳蔡曰躬盍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讀書叢錄謂高誘盧植門人植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謂直人名躬論語後錄謂太邱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故鄭本作弓也論語竢質據呂氏春秋謂楚人皆以躬爲直年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攘鄭費誓注因其失亡曰攘高誘淮南子注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皆與周生義近周禮司刑疏引作鄭注證說文云告也

直在其中矣 釋文父爲篆文父爲于僞反篆文父爲于隱于爲父隱論語後錄曰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誠實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耐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于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之詔與夫子此言合可謂忠厚之至矣韓詩外傳四子爲親義不得正君詩不義仁不得受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語意與此相似皇疏幾諫章

韓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引此二語竝倒置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注集解篆文居處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劉歆說內曰恭外曰敬論語後錄曰恭執事敬洪範五行傳若夫子之告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釋文

使於所吏反稱弟亦作悌同大計反○宗族爾雅釋親以自高祖至雲孫竭及親同姓爲宗族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湊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鄉黨見雍也篇學而篇云入則孝出則弟孝在門內故稱在宗族弟兼門外故稱在鄉黨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

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矣集解○釋文行必下孟反注同

硜硜苦耕反〔箋〕硜硜孟子公孫丑篇悻悻然見於其面章句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孫氏音義悻字或作悾悾然論語音鏗維城案說文無悻字悾悾說文云愨也當非此義此當與悾悾爲磬聲蓋形容其言行之信悾悾乎同義硜硜

果如石之堅耳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集解○釋文噫於其反斗筲所交反算悉亂反本或作筭數色主反〔箋〕說文無筲字說文籍飯筥也籍筲陳留謂飯帚曰筲從竹捎聲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朱竹捎聲秦謂筥曰魏謂箸筩爲筲論語埃質謂二字未知孰是今从竹肖文未全也過庭錄曰儀禮既夕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斗二升康成以筲與簋同實故亦簋與簋同一聲也按說受斗二升从竹肖聲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筲字有籍筲字竝可通筲云容五升許鄭解筲量多少不同按論語言斗筲之人則筲量宜更小於斗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筲禮亦數不必定容斗二升矣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鹽鐵論大論也論引算作選論語後錄謂詩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選作算是選與算同過庭錄疑作選者爲魯論語其或然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集解○釋文狷音絹〔箋〕中行孟子盡心篇作中道趙注中正之大道也必也狂狷乎風俗通義第三卷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

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集解鄭曰狂者進取不解

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詩載馳〔箋〕狂者進取說文作設古文作敢今作敢則所謂狂者偏於果敢之人也狷者有所不爲說文無狷字孟子書子盡心篇作獧說文獧从犬睘聲睘卽獨行睘睘之睘詩唐風秋杜篇傳睘睘無所依也其首章曰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孟子行何爲踽踽涼涼趙注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皆形容獨行之貌故从睘作獧爲正孟子以不屑不絜者當之不屑不絜自有所不爲矣則所謂狷者偏於耿介之人也又論語先進篇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不及乎中行也過乎中行

卽狂者不及中行卽狷者皆中行之次故夫子因不得中行而思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注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也集解○釋文醫於其反○疏○釋文禮記緇衣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孔疏南人殷掌卜之人論語後錄謂或作卜筮或作巫醫字異義通鄭未得解陳鱣云鄭訓巫醫不能治者猶左氏傳所謂疾不可爲也巫善禱醫善療皆能治人之疾無恆之人二者所不能治也巫說文云祝也醫治病工也惠氏禮說曰古者巫彭初作醫祇玉藻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瞽眡春官大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祝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哉則曰造巫恆恆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卻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恆者無恆之人巫醫弗爲信矣惠棟謂巫醫乃卜筮之論詳下文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集解○釋文善夫音符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注鄭曰易所得爻辭易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緇衣正義引鄭易注云爻得正互體爲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爲毀折是將有羞辱也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爲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爲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凶也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集解○釋文蚌枝曰古者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者穆姜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蓍龜所厭羞咨無疑緇衣曰南人有言云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鄭以不可爲卜筮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論語埃質述其師惠棟說論語偶記竝以此爲不占之意惠棟因以巫醫爲卜筮之譌義尤一貫論語偶記又云屈子卜改行易轍詹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得斯旨也論語後錄云占讀漢律占租之占占租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後漢書劉梁和同論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

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和而不同論語後錄曰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和同之辨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眾同或朋黨矣鄉人皆惡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〇釋文公羊莊十七年傳疏按疏曰云云之說備於鄭注知約鄭義也〇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下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伯之佞不以微者略也〔箋〕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述何云言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箋〕禮記曲禮曰禮不妄說人注為近釋文易事以豉反下同難說音悅下同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箋〕說文泰滑也段注滑則寬裕自如故引伸為縱泰如論語泰而不驕是也維城案以泰字本義訓滑引伸詁此泰字屬諸君子恐未允當竊謂驕泰字相似不同猶周此和同之比連文則同故禮記大學以驕泰為忠信之反對文則異故此文以泰驕明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集解〇釋文剛毅魚既反木訥奴忽反質樸普卜反遲鈍徒頓反〔箋〕論語補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質樸遲鈍所以近仁也唐書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木訥論語後錄曰漢書周昌傳周昌木強人也即此意君子欲訥於言訥然如不出諸口訥從言內有訒言之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也子路喜聞切磋之義故重問之

貌怡怡和順之貌也集解○釋文偲偲音絲本又作緦怡怡以之反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詩常棣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然論語云朋友切切節節然論語云朋友切切勸勸競貌云此熙熙常彼怡怡節節然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大戴禮立事篇兄弟憙憙朋友切切論語後錄曰祭義漆漆者容也自反也注漆漆整也此切切當讀同漆漆鄭云切切勸競貌當兼偲偲釋之引鄭注所謂勸競貌維城案說文云偲彊力也競彊語也則鄭注禮記亦讀與厲同則勸即勵也者脫去偲偲字耳故常棣正義云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也之貌說文勸勉也勉彊也勸勉力也讀與厲同則勸即勵也勸正字勵俗字勸勉勵字皆從力義熙熙憙憙皆怡怡之異文疊韻字也說文無憙字熙熙左襄二十九年傳廣哉熙熙乎又老子上篇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皆與和順義近兄弟怡怡文初學記萩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作兄弟怡怡如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集解鄭曰卽詩傳云就也就云兵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集解鄭曰棄梁憙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白虎通辟雍篇云明無不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勤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謂棄之周禮大宗伯大田之其車徒之數賈疏書傳云戰之者帥之大司馬田法引論羊桓六年傳注引此曰故比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賈疏蓋合何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義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棄論語後錄謂讀如鄭棄其師之棄是也

論語古注集箋十四

吳縣維城朗如著

憲問第十四　釋文凡二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箋皇疏問孔子進仕之道也顏淵子路學優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憲既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四書考異曰侃敘篇次自云受自師業問恥之恥似說爲仕而經文仍止作恥疏亦不以仕爲義侃所宗凡十三家此或其一家之別傳故但存其說不遽易其文耶維城案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邦無道而穀固爲可恥至於邦有道當以貧賤爲恥穀又何所恥者竊謂夫子言恥當主邦無道穀說蓋以憲爲宰辭祿卽邦有道亦恐有不食其祿者故詔以邦有道穀而惟當邦無道乃爲可恥耳否則以泰伯篇文例推之則邦有道穀亦宜有恥也字何獨於邦無道穀言恥乎史記引此章文憲作子思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

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集解○釋文好勝呼報反子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爲仁也集解○釋文行之下孟反又如字箋論語補疏曰董子論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恡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爲易也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呂覽察微云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不欲也而贖人之路遂窒孟子稱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此即孔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義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此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已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因已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已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爲仁也吳志鍾離牧傳注引此章文章首有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字可以爲仁矣作可以爲仁乎子曰作孔子曰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箋學而篇君子居無求安士宜志君子之志而苟懷居焉尚

得爲士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集解○釋文危言危行如字下孟反注及下同鄭曰危猶高也後漢第五倫傳注箋危說文云在高而懼也從厂自卩止之邦無道危行言孫注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諭也後漢第五倫傳注箋危行言孫孫音遜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注孔曰南宮适古活反本又作括箋史記弟子傳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括出而夫子曰君子尚德若此尚德若此羿善射說文羽部作羿云羿之翼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弓奡盪舟五報反下吐浪反部作羿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說文云奡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曰奡湯舟盪作湯者說文盪滌器也段注郊特牲曰滌蕩其聲注滌蕩猶搖動也蕩者盪之假借維城案許以盪舟不作滌蕩解故作湯

不作盪蕩湯古通述而篇君子如蕩蕩魯論讀蕩爲湯是其證左僖三年傳齊侯乘舟于囿蕩公則盪舟當作蕩舟盪乃通借字論語後錄曰古之稱羿者有三稱羿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竝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解字有羿又有琴琴下引此文許君說古文論語引作琴是古論作琴於羿下又云古諸侯一曰射師射即琴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爲今文論語歟堯之子丹朱一奡也古者奡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傲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此皆堯之子奡則作敖寒浞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道成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奡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考之經典少康所殺之奡有覆舟無盪舟若云盪舟爲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傅之爲合論語竢質謂琴篡夏自立爲寒浞所殺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穜又云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穜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本東琴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今經典相承作羿而琴字廢矣奡之盪舟紀年僞書不足據左襄四年及哀元年傳伐斟鄩者澆也及天問覆舟斟鄩與此文三文相參奡即是澆蕩舟即是覆舟信矣困學紀聞又據說文奡下虞書論語竝引而書有罔水行舟之語疑傲即丹朱蓋泥孔注陸地行舟之說不知孔注乃後人僞託非出安國況康成書注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頹頹使人推行之則罔水爲無洪水非言陸地也且丹朱亦未聞不得其死何得以是當适所言之奡維城案奡漢時本有作澆者楚辭天問王逸注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則僞孔以奡爲澆實本叔師但謂陸地行舟則經傳無徵耳俱不得其死然篡潛夫德志引然作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集解○釋文盡力津忍反溝洫況域反世皆王于況反篡謂之有天下者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受舜禪稷未有天下而亦後日言之也苞說文云小未也非對答之義爾雅釋言曰俞猶然也郭云畣者應也釋文畣古答字說文無畣字吳氏遺著謂答古止作合釋詁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奔尚存古文餘皆借用答矣說文合口也合訓合口蓋謂口與口相應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尚史記弟子傳作上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釋文矣夫音符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釋文勿勞〈箋〉書盤庚正義力報反〈箋〉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乎是勞爲愛也詩曡桑篇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箋遐遠謂勤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君子雖遠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經義述聞曰呂氏春秋孟夏紀爲天子勞農勸民高注勞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竝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官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白虎通義諫諍篇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云云鮒作吳志步騭傳孫權太子登與騭書曰夫勞心失之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教雖實驅之欲盡性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云云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勞有勸勉之義也皇疏引李充說以勞爲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釋文裨諶上婢之反下時針反草創初字當〈箋〉爲命周禮大祝二曰反制依說文此是創痍字創制之作揲〈箋〉爲命裨諶羣經音辨鄭作卑婢支切漢書古今人表作

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義姓氏篇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左傳裨諶始見襄二十九年釋文本作湛云本亦作諶又裨竈始見襄二十八年八表列裨竈於卑湛之後論語竢質謂裨諶裨竈當是一人諶當从火作燖其从言从水竝形近而誤亦可段借也字曰燖炷也燖行竈也名竈故字燖也宋翔鳳四書纂言謂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竈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諶不更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維城案班氏爲人表時列國諸臣當有世本可據而以諶與竈爲兩人恐諶非即竈突況傳云裨諶能謀不言其知天道而竈於襄二十八年始見即言歲棄其次而昭十七十八年傳再請躍冶玉瓚禳火子產斥以爲知天道非若諶必資謀可否者其爲兩人無疑也卑氏任姓黃帝後見潛夫論志氏姓篇草當讀如屬草藁未定之草創釋文云當作揲是也說文揲迭法揲業也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集解〉○釋文復治扶又反掌使所吏

反孫揮許歸反更此古衡反故鮮仙善反鄭曰討論整理書序〈箋〉世叔卽太叔古故太子稱世子太室稱世室也討論說文云討治也論議也修飾說文云修飾也飾卽段注發其糾紛而治之曰討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論從侖會意侖部侖理也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是則鄭言整理正可足成馬義非有異解也也部飾者飾也二篆爲轉注飾卽今之拭字拂拭之則發其光采故引伸爲文飾修飾也者合本義引伸義而兼舉之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縛采不可謂之修修之从彡者洒飾之也藻繪之也繪城案此文修飾下更言潤色則修飾止謂洒飾之也東里釋采也夫如是而爲命始畢焉多才其彼子產之流風乎地三續謂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彼子產之流風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箋〉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

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集解〉〈箋〉那疏鄭子西公孫夏也楚子西公子申也吾亦慮稿曰論語意原曰此必鄭子西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

聽鄭政者也其說是也彼哉彼哉論語稽求篇曰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紙韻遂各收彼字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傅會者遂謂魯論本是彼字然案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叛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哦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問管仲曰人也注鄭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集解○那本無〈箋〉論語補疏曰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辭也此人也二字亦貫下美管仲非是經傳考證云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也人卽仁之謂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釋文駢邑薄田反又薄亭反地名飯扶晚反本今作疏食如字又音嗣〈注〉鄭曰伯氏齊大夫禮記雜記正義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坊記正義〈箋〉奪說文作奪云手持隹失之也段注引伸爲凡失去物之偁伯氏皇疏云名偃未知何出阮元積古鐘鼎彝器款識曰伯舀彝乾隆辛亥夏出于臨朐柳山寨土中考柳山寨有古城基卽春秋之駢邑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

氏亦爲伯或卽伯氏之器歟山左金石志謂之父癸彝云伯氏或卽伯雞父癸之後齊之世族猶魯三家稱季氏孟氏也駢邑漢地理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水經巨洋水注亦云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論語後錄曰駢本作郱紀地爲齊襄公所遷者三百雜記正義云鄭注易訟卦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四書釋地曰荀子仲尼篇齊桓公主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秋槎雜記也則書社三百之社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又據秦策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爲三百社義亦通然經言邑不言社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論語偶記亦主鄭訟卦注說云吳語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食邑三百家之證也管仲所受之邑自不止此奪諸伯氏者乃此數耳經學卮言云奪如入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論語補疏亦據八枋注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當此罪也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廖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已哉習氏引以例諸葛今轉可引以例管仲邪疏未詳也惟習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難爲一章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注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 集解本無依考異據一本補入反 ○釋文怨難乃旦反驕易以豉反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釋文公綽昌卓滕薛上徒登反下息列反 〈箋〉孟公綽惠棟曰綽當作卓左傳作卓見徐邈本又唐扶頌云朝有公卓知古文卓讀爲綽也四書考異曰莊子傳哀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公孟綽齊臣與孟公綽別而其釋文亦云綽本又作卓趙魏晉六卿之二也老左傳所謂室老也滕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縣故滕國今兗州府滕縣薛續漢書郡國志魯國薛縣注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四里後漢書韋彪傳孟公綽優於趙魏老注論語孔子言也袁宏後漢紀連及不可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解〕集

○釋文之知音〔箋〕左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智孫紇恨發反〔箋〕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恕也是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之知夫子固嘗稱之矣〔箋〕公綽之不欲〔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

也〔解〕集卞莊子之勇〔注〕鄭曰秦大夫也〔解〕集

○釋文卞莊子〔箋〕秦策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

皮彥反鄭云云〔箋〕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

止之史記陳軫傳管作卞故鄭以為秦大夫論語後錄曰卞

即季武子所取者鄭注非也荀子〔略〕曰齊人欲伐魯忌卞

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實魯人陳鱣又據韓詩外傳十云魯

興師卞莊子請行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後漢班

卞國傳崔駰傳皆作卞嚴注以為魯人卞邑今山東兗州府泗

水縣界東是魯地非秦地且臧武仲公綽冉求皆魯人當如

周生烈注卞字亦作弁漢書東方朔傳弁嚴子即卞莊子也

羣經補義經學卮言寶鑒齋札記竝據左襄十六年傳齊侯

圍郚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謂即孟

莊子速經學卮言又據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為

孟氏私邑之徵維城案孟氏食卞傳究無明文論語子張篇

曾子述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不云卞莊子則卞莊子非孟莊

子明甚〔注〕馬曰藝文之以禮樂〔箋〕雍也篇求也藝文之以禮樂

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緯以樂〔箋〕論語後錄謂謚法經天緯地

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解〕集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

端也見利思義者禮記曲禮曰臨難毋苟免注為傷廉也〔解〕曰經傳釋詞曰語更

曰臨財毋苟得注為傷義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鸚鵡

亦可以為成人矣〔箋〕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阮籍詠懷詩顏注引要作約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箋〕禮記

檀弓注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論語後錄曰拔左

傳作發古字通公明賈孟子有公明儀公明高當是姓公明

名賈讀書叢錄曰明古讀如羊即禮記雜記之公羊賈是則

公明高即公羊高然不聞有公羊儀也存之姑備一說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論衡知實篇引乎作有諸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

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
也集解○釋文不厭於豔反下同樂然音洛〈箋〉夫子時然後言四句論衡知實篇引後皆作后儒增篇引其言其笑其取下皆有也字樂然作笑然天竹爲樂音君子樂然後笑似讀樂爲岳音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引竝作豈其然乎羣經義證曰重言無爲抑揚之詞與馬氏本異韓詩外傳景公使子貢譽孔子亦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釋文以防音房不要一〈箋〉左襄二十三年傳臧武仲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遥反廢二動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此以防求爲後於魯之事也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曰魯有三防隱九年之防此東防也本魯地在今沂州府之費縣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卽此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卽此論語釋故論語後錄但言二防亦以防爲東防是也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者禮記表記曰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强與君要也是則以道去君猶且不可久戀況武仲得罪出奔據邑以請也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集解○釋文譎古穴反詐也朝之直遥反狩本亦作守手又反〈箋〉譎方言云梁益之直遥反狩本亦作守手又反〈箋〉譎方言云梁益謂謬欺天下曰譎穀梁僖公二十有八年正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傳曰諱會天王也范甯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言盟踐土而不言狩河陽不若鄭據夫子之論義尤正大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集解〈箋〉穀梁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蔡潰以桓公爲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陳鱣曰穀梁疏云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注之據此則鄭同馬也困學紀聞曰李韶世

紀云桓公會不邀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甯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樊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權其樊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桓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經義述聞曰說文譎權詐也訓詐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正義曰譎者權詐之名鹽鐵論力耕篇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强大亡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是權譎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不譎以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卽晉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論語發微曰漢書鄒陽傳齊桓公法而不譎古文作金班所引爲魯論今作正蓋古論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遂改爲正案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

此譎字當以權爲善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注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譎而不法鄒陽言魯哀姜云云師古注謂不能用權以免其親蓋齊桓公知正不知權親親之義先關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知權而不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浹王道備成春秋之治在可與立又可與權也論語述何曰譎讀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也春秋書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詳之則譎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書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詳之矣經史問答曰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區區三傳也若但以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於晉文此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請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會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大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

自落姑始而於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甯毋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則束牲浸乎賢方伯矣聖人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其初年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鴟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疊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誠所難辭而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齡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於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閒則不過彼善於此維城案詩曹風下泉序云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陳奐毛詩疏謂共公即位在魯僖公八年春秋經于洮于葵邱于鹹于牡邱于淮齊桓公作方伯共公幾盟會無不至自晉文公修觀狀之忽侵曹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取濟西田終共公之世不得儕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傳曹伯之豎侯獳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是明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否則共公時晉文正在位詩何以傷無伯乎又衞風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衞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至晉文繼霸詩無美之者二詩可爲夫子兩言之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釋文公子糾居幽反召〈箋〉左莊八年傳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音邵〈箋〉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其事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注〉鄭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皇疏○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也〈箋〉論語釋故曰國語云桓公兵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雖與九合數同而與不以兵車悖不可爲據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

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云衣裳之會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云蘇曠礎孤辭讚則釋兵車之會僖八年會陽穀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又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貫與陽穀皆有江人黃人可知此二會非管仲意不得爲管仲之力除此二會則衣裳之會九正合九合之數然范數衣裳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始北杏會諸侯經皆稱人傳以爲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曰可矣乎是此時桓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劫齊侯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鄄後年又會鄄皆謀推齊爲伯又後年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於是而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鄭釋廢疾前正九合之數也蔽匿考古錄曰鄭以孔子云九合諸侯釋廢疾數九會則自柯之盟始其明年爲始以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與陽穀同已九合矣則九合始莊十四年會鄄以至葵邱依范注止有八劉炫以爲兵車之會唯有三洮亦衣裳之會穀梁誤其說爲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葵邱爲限葵邱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邱以後皆兵車管仲死也葵邱爲桓之極盛於是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爲桓之始衰洮之會在甯毋之後葵邱之會齊侯盟于洮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諸侯莫敢不來會鄄後年又會鄄皆謀推齊爲伯又後年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於是而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鄭釋廢疾數九會則自柯之盟始其明年爲始以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而葵邱以前又去貫與陽穀爲數止八故後人有疑公子結之盟當之者又有讀與爲數而其所去惟貫者能不能明那疏又以北杏與陽穀爲九與鄭說小異而史記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正義以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邱諸之數既不符又誤以盟洮爲衣裳之會此又一說也近所傳九合之目則北杏一也會鄄二也又會鄄三也盟幽四也又盟幽五也會檉六也會首止七也盟甯毋八也盟葵邱九也與前說又異案北杏之會書人穀梁傳謂將以事授之誠不足當九合之數會鄄左氏傳齊始霸也盟幽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齊侯得衆也會檉左氏作檉傳云盟于檉謀救鄭也首止左氏傳會王大子鄭謀甯毋也左氏傳謂齊侯修禮於諸侯穀梁又特表衣裳之會葵邱其最盛者觀孟子所載可見穀梁傳云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中天子之禁與孟子合公羊傳謂叛者九國語殊無據此八者誠足當九合之數缺其一當爲陽穀合三傳觀之其謂謀伐楚者以明年有召陵之師也其謂大會與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者亦葵邱明禁意也謂九合不數陽穀者非也二說與鄭此注不能盡合惟論語注公羊傳諱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則九合宜斷自柯始北杏在其先范氏數北杏非也左氏韓三傳云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言謀伐

楚則兵車有無未可知不應在九合之數公羊傳云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亦不應入九合之數
矣足申鄭義論語後錄又引管子一會諸侯令曰非元帝之
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
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
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時
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
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其元官諸四輔將
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
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於元官聽于三公九
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
出常至亦一通也論語發微曰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
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
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案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
出而已以一匡九合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言諸侯
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已一匡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
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
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卽穀梁所謂未嘗
有大戰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忍桓公不欺曹子可譬而桓公
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
力假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能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讀
書脞錄曰管仲才優於德輔翼桓公尊周攘狄其功原不可

沒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以深許之也自孔安國誤
解嬪解作孔曰雖後之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
抑揚懸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
仲云爾不知齊論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
有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
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間乎如其仁如其仁經傳釋詞云如
猶乃也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管仲
之力也說苑善說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
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
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是無恥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
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非無恥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
非無愧也不遇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
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
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
之相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
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者由汝不知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正義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集解○釋文者與音餘〈箋〉霸諸侯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又相息亮反下同〈箋〉之職會諸侯把也迫脅諸侯把持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下引此文一匡天下漢書郊祀志注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一說謂陽穀之會會諸侯無障穀無貯粟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集解○釋文被髮皮寄反〈箋〉被髮左衽而審反一音而鴆反〈箋〉衽漢書君臣不臣皆爲夷狄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之人被髮左衽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言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集〈箋〉諒說文云信也溝瀆左莊九年傳殺子糾於生竇史記解〈箋〉齊世家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論語作溝瀆論語後錄讀書叢錄論語竢質竝謂句瀆即溝瀆論語發微曰桓十二年公會齊人燕人盟于穀邱左傳作盟于句瀆之邱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邱左傳以爲句瀆之邱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即穀邱也在春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爲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邱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于曹地也葢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錢攗瀣臧礙臧疏韶匡謬瀆誤吳氏遺著亦據桓十二年經傳謂溝瀆二字合聲爲穀復引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二十九年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哀六年囚王豹于句瀆之邱謂句瀆乃齊用刑之地名猶衛之有因諸也句溝古今字據以上諸說則溝瀆之邱爲句瀆無疑徐幹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又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漢儒皆以此節指召忽言論語發微謂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四書考異亦云召忽之死殺身

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一匡九合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前章再言如其仁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後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者爲夫子貶召忽固哉其讀書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釋文大夫僎本又作撰同士免反〈箋〉四書賸言曰臣大夫卽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羣經義證論語後錄竝據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爲說是也臣字宜屬上讀大夫僎漢書人表作大夫選五經文字僎西兗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箋〉論語後錄曰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竝無修制交鄰社稷不辱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戒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釋文子曰

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夫如是音符下同不喪息浪反下同又如字仲叔圉魚呂反祝鮀徒何反〈箋〉子衛靈公無道論語述何謂夫子嘗事衛靈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仲叔圉治賓客云云述何謂舉三臣以勵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於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焉仲叔漢書人表作中叔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集解○釋文其言之〈箋〉大戴禮立事篇作才洛反慙也

君子出言以鄂鄂盧辯注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與馬不同讀書叢錄曰作當通作愆字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愆楊倞注愆也則爲之也難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則下有其字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集解○釋文弒簡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而朝直遙反先齊齊必沐浴側皆反亦作齋字〈箋〉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曰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論語稽求篇曰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臣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禮記王制正義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鄭國篡逆亦得專征伐公曰告夫三子釋文告夫音符下同〈箋〉論語偶記曰左傳云此不同竊謂當以此文爲正蓋季氏雖爲冢卿專魯兵柄實三子分主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二子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子之文爲正哀公既使孔子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爲所沮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爲正惟是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豈以君命而至私家圖國政耶詩褒裳裳正義云哀公不能自專其義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集解○釋文之二三子告非也語之魚據反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箋〉禮記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爲事君之正然但知無隱而不知勿欺猶未盡事君之道也故夫子以此告子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釋文爲己于僞反〈箋〉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云齊王問於墨子曰古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荀子勸學篇人乎耳者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耳者不離乎口與人也入乎耳著乎心爲己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釋文蘧伯玉其居反〈箋〉蘧伯玉弓注云衛大夫高誘呂氏春秋召類篇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淮南子作璩伯玉論語稽求篇伯

玉於春秋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於遽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之年可知乃後此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遽瑗保生此長生之證使人於孔子當在哀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箋〉夫子何爲論衡問孔篇引爲下有乎字

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集解〉○釋文使乎使乎漢書藝文志曰言其當權事制宜〈箋〉使乎使乎受辭此其所長也論衡問孔篇曰反下及注同

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四書考異曰論衡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字似爲其正文所有疑不能明也段玉裁經韻樓集謂猶孝乎惟孝包注以爲美大孝之好使也其以爲美使者之辭與爲永歎之語助謂好使中之此注善之義同恒不以爲再言而必別讀使乎使三字一逗則經傳幾見有一逗之下單存乎字者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箋〉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卦象辭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曰思不出位論語後錄曰艮三互震故云震爲出又互坎故云坎爲隱伏爲思思不出位即立不易方之說歟論語稽求篇曰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爲一章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論語竢質亦云曾子云云申夫子之言也夫子之言已見泰伯曾子之言則彼文未有盍記之者未之聞爾此則兼聞曾子之言也四書考異曰易象辭君子下有正相印合遂并記之也正義云引論語不云引易以字詩采菽箋思不在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釋文〉孟反或如字〈箋〉禮記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潛夫論交際篇君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釋文〉知者音智不惑音或〈箋〉君子道者三孟子厄陳蔡章趙注引作君子之道三

子貢方人〈注〉鄭曰謂言人之過惡〈釋文〉方人如字鄭本疏本改作道者〈箋〉方人鄭本鄭本作謗云云〈箋〉作謗者論

語後錄曰方與旁通誇字从旁也方通旁者書方鳩或作旁逑是陳鱣亦云古文誇作方盍誇从旁旁又从方聲近故通用孔云北方人則子謂子貢與同執愈是亦方人矣鄭故從魯不從古讀書脞錄曰庶人誇正義云誇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誇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誇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誇人者今世遂以誇爲誣子貢傳引此文上有孔子曰字

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釋文夫我音符暇行訝反〈箋〉賜也賢乎哉經多也禮記檀弓又多乎哉多某賢於某若干純是其證多暇維城案以賢訓多古無此訓詩北山傳云賢勞也此賢亦當訓勞與暇字相對謂賜不厭勞而我則無暇也胡賈傳引我上無夫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集解〈箋〉管子小稱篇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語意與此相似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釋文不億於力反〈箋〉逆當讀如以意逆志之逆詐說文云欺也億說文云寤也如億則屢中之億覺說文云悟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包曰微生畝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

集解○釋文丘何是本今作丘何爲是〈箋〉微生畝言生姓畝名也鄭作丘何或作已何爲人表作尾生畝微尾古通說文晦重文作晦或字栖栖說文無栖字其嗣字下云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或从木妻是西爲棲之本字棲韻棲重文作栖鳥棲或从西通作西是栖爲西之俗字左哀十年傳孔子以孔文子將攻大叔命篤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是夫子會以鳥棲自喻矣微生畝言栖栖猶詩采采芣苢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言夫子慼慼諸邦皇皇無定耳漢時本作棲棲楚辭九辯獨遑遑而無所集王逸注孔子棲棲而困厄也班固答賓戲棲棲遑遑後漢書蘇竟傳仲尼棲棲皆其證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集解〈箋〉子罕篇子曰固故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

集解○釋

文驥音冀古之善馬也〔箋〕驥說文云千里馬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箋〕以德報怨老子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德賈誼書施行得理謂之德本作悳說文云悳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注〕馬曰何以報德說苑權謀篇孔子曰聖人報怨以德說苑載老聃之言反德為怨札樸曰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四書考異云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以相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即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說矣

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箋〕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四書考異云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以相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即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說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集解鄭曰尤非也釋文夫音符不怨於哀反又於願反注同不尤鄭云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箋〕史記孔子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天云云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

介之惡人事淡王道備矣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竝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云云知我者其天乎論語發微亦云此孔子自言修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何能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間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淡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為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即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集解○釋文伯寮力彫反愬悉路反譖也側鴆反〔箋〕公伯寮說文作寮云寮从宂寮論語有公伯寮今从人作寮說文無此字史記弟子傳作僚亦非史記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維城案弟子籍出自孔氏史公據以為傳竝非鑿空撰出不得以王肅家語不載而轉疑馬注為誤也論語後錄曰寮與子

禽同類耳愬據說文爲訴之或體說文訴下引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注〕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世本曰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名何陳鱣曰忌字誤衍案左傳景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曰夫子固有惑志〔箋〕集解本此下引孔注蓋以志字絕句史記惑志下亦閒注文下作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集解〕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秋官司市疏○釋〔音義〕拜經曰記曰季孫惑志于寮故景伯欲文市朝直遙反〔箋〕誅寮必先向季孫辨子路之無罪使季孫知子路無宅又知寮之愬然後季孫誅之於市與衆棄之景伯必無不告季孫而竟自誅寮也肆諸市朝若左成十八年傳晉厲公誅三郤皆尸諸朝三郤皆大夫故于朝襄二十八年傳齊人以棺尸崔杼於市崔杼亦大夫不於朝而於市者以其死已久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釋文〕與音餘〔箋〕傳引無也與二字下同子曰賢者辟世〔釋文〕辟世音避下同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也〔集解〕○釋文適治直吏反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集解〕○釋文長沮七餘反荷蕢上胡我反本又作何音同下其位反蕢草器也下同楚狂接輿也〔集解〕○釋文接輿音餘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箋〕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與包鄭不同風俗通義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疑與論語小異於鄭而大異於包孟子盡心篇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鉻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蓋古與賢者辟世合作一章故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僭記以包注爲允陳鱣主

鄭氏說謂包所稱晨門封人雖隱下位核以四者之辟則非矣王弼云云益不足據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後漢蔡邕傳注箋石門四書釋地曰或曰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陳鱣又據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于水上謂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閭徵君曰不曰孔巳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是也晨門晨門四字爲稱今皇本高麗本竝複石門二字　子路宿於石門不及入城故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閽人疏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人也四書考異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子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今皇本高麗本竝複石門二字

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氏知世不可爲而强爲之也集解○釋文　者與音餘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箋御覽

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或以爲鄭注則作者七人注以荷蕢爲辟言不應彼此互異非也擊磬隸釋贈孔宣公泰師碑荷蕢微者反差擊磬之心磬作磬荷蕢漢書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詩商頌百祿是何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傳何任也箋云謂擔負段注謂經典作荷者皆後人所竄改是則此文古本當亦作何也說文荷芙葉葉非此義蕢說文云艸器也與古文蕢象形論語有荷與而過孔氏之門知古論蕢作與荷不作何知許君時古論已然矣說文繫傳通論作擁塿子未知何出四書考異謂擁塿當卽荷蕢恐不足據維城案禮記明堂位蕢桴注蕢當爲出聲之誤也說文出塊也从土一屈象形塊出或从鬼則蕢亦可讀爲出荷蕢者猶云負土也亦通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釋文硜硜苦耕反莫己音紀下斯已同箋硜論語古義論語後錄竝云硜古文磬作磬論語埃質陳鱣竝同埃質又謂石聲磬以其聲名其石遂名樂石爲磬石聲磬單言之曰哉硜硜重言之皆言其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德明以苦耕反硜誤矣史記孔子世家引無既而曰鄙哉五字斯已而已矣世家引作夫而已

深則厲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

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集解○釋文則上起例反下起列反又皆起例反鄭曰由鄰以上爲厲詩匏有苦箋深則厲葉正義韓詩曰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爾雅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鄰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毛傳同戴震毛鄭詩考正曰說文砅履石渡水也引詩作砅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足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論語後錄亦以許義爲長爾雅正義云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辨矣然古字段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短轂以正東劉向九歎云躍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南可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訓閒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乎因踰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義而傳合橋梁也經義述聞亦曰厲之言陵厲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厲字卽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涉水之名非謂橋梁也自當从雅訓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砅爲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砅爲石橋也水經注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段注說文云履石渡水乃水之至淺尙無待於揭衣者其與深則厲絕然二事明矣厲砅二字同音故詩容有作砅者許倆以明假借其或然歟淺則揭過庭錄曰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過故曰揭說文涉徒行厲水也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云由鄰以上爲厲知涉者正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陳鱣謂釋水云繇鄰以下爲揭繇鄰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葢分舉之則三總言之則二以鄰爲準而分上下也詩正義又謂服注左傳同是爾雅本有兩文故鄭服據之也包云以衣涉水爲厲則亦以繇鄰以上言之不謂由帶以上也此注當有繇鄰以下爲揭之難矣釋文末之難如字或乃旦反箋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亡之辭意皆相近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鄭曰諒闇謂凶廬也後漢張禹傳注○釋文諒音亮信〔箋〕高宗詩商頌譜正義禮爲梁鷁也陰如字默也鄭讀禮爲梁〔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注云謂武丁也諒陰高誘呂覽注引作諒闇論語後錄曰喪服四制正作諒闇鄭康成注諒古作梁梁鷁讀如鶺鷁之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少祓之既葬則翦去少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柱楣者梁也廬與闇同意孟子言滕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闇歟諒本梁字與諒通闇正字通於陰以諒爲信陰爲默孔義也是爲無本之談過庭錄曰書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古文當作諒作亮是隸古定本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融書注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僞孔傳同此古文書也論語諒陰孔注同亦古文也伏生書大傳作梁闇云高宗居凶廬此今文書也禮小戴記亦今文故亦作梁闇而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者謂古文書如此也又公羊文九年注引論語作諒闇當是魯論後漢張禹傳注引鄭注同知鄭同魯論而不從古讀也陳鱣曰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皆同喪服四制作諒闇陰闇音同故孔作陰也維城案僞傳訓亮陰爲信默而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注同疑正義誤以僞傳爲馬注否則馬爲鄭之師固深於三禮者何至不知天子諒闇之禮而必待鄭言之耶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己百官也〔箋〕論語集解補疏以聽於冢宰三年〔箋〕禮記檀弓注冢宰天云總聚束也己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百官無所不主論語述何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卽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朱踰年之君也禮記檀弓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子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辭稍異而義同疑皆本此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釋文上好呼報反易使以豉反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箋〉論衡宣漢篇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太平之驗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失之〈釋文〉原壤孔子也集解○釋文原壤鄭曰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魏書李業興傳陳鯨曰傳上引檀弓文下引此注今檀弓無此注與馬注論語略同當是鄭論語注〈箋〉有原繁原仲孔子弟子有原憲則原其氏壤其名也夷俟羣經義證云墨子天志中篇紂越厥夷居非命上篇紂夷處即此夷俟之文儀禮士喪禮奉尸使于堂注使之言尸也喪大記釋文夷尸也陳也本或作使記云夷俟狀其簀踞如偃尪也論語釋疏曰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癸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騎倨之謂廣雅蹲踞展敬肆踞也夷俟倨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踞肆與鞠躬爲劉劒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失之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釋文〉不孫音遜弟大計反長無丁脛說文云脛其音口又音扣脛戶定反〈箋〉文云脛也如墜之載物又曰脩猶頭也脛近膝者曰脛言脛則統脩脛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集解○釋文闕黨曰知錄謂即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傳賓直專反〈箋〉闕黨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論語後錄亦云即闕里古今人表作厥黨謂古者闕與厥通說文解字足部有蹶或作蹷是惟釋地又續謂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達巷黨人之類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亦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爲證以居爲暫居釋地辨證云新序雜事一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此闕黨正孔子所居即曲阜之闕里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

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也閻氏本兗州府志謂闕黨非闕里不足據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釋文者與音餘注鄭曰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儀禮既夕記疏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集解○釋文不差初佳反一音初賣反箋惜抱軒九經說曰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爲賓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爲益者與夫子謂其居於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踰節躐等損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爲者哉四書紀聞曰此章注疏本不誤韓退之贈張童子序曰愈將進童子以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非美與注疏同

海甯蔣廷黻善化劉鉅校

論語古注集箋十五　吳縣維城朗如著

衛靈公第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問陣直刃反本今作陳　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問兵陳說文敶列也从攴陳聲陳鱣曰今作陳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大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據此則釋文作陣乃六朝時俗本也孔子年譜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在衛問陳當魯哀公二年孔子六十歲孔子之事未之學也　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

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集解○釋文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問兵陳說文敶列也从攴陳聲陳鱣曰今作陳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大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據此則釋文作陣乃六朝時俗本也孔子年譜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在衛問陳當魯哀公二年孔子六十歲孔子之事未之學也　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　箋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未

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也案左氏傳哀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聖博采眾說以申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卽適衛去衛卽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肹召將西見趙簡子反衛去居衛月餘乃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殆竟公計四年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删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乎衛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還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字之意而輕訓之又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誤又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鄭曰糈糧也

釋文絕糧音糈

鄭本作糈音張云明日遂行論述何曰夫子於衛靈公糈糧也從者才用反〈箋〉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去魯待放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行復如陳論語後錄曰夫子以哀公二年去衛絕糧在四年蓋居陳者二年耳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召冉求孔子在陳思歸與江氏年譜合拜經文集曰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久事多遂覆敘三次第一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衛主蘧伯玉家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肹以中牟有荷蕢過門第三覆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雁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蔡細繹其脈秩然不紊第二番敘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卽第一番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是也第二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肹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既

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宋適鄭則在唐初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又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蘧蒙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六年時厄于陳蔡之閒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卽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其說與兩家異要亦本史記融會分辨似可從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絕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糧鄭本作粻而訓爲糧者粻糧釋言文鄭注雜記亦云粻糧也子

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

鄭曰濫竊也 釋文慍紆問反見賢遍反鄭曰君子亦有窮乎呂氏春秋孝行覽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閒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文作濫云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濫矣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易繫辭因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德於是別也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一章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釋文者與音餘下非與也與同

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釋文以貫經學厄疏云此以子貢之問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文作濫云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濫矣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易繫辭因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德於是別也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一章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釋文者與音餘下非與也與同

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釋文以貫經學厄疏云此以子貢之問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文作濫云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濫矣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書道術云動有

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易繫辭因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德於是別也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一章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釋文者與音餘下非與也與同

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釋文以貫經學厄疏云此以子貢之問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文作濫云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濫矣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書道術云動有

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集解○釋文參於所金反注同在輿音餘倚於綺反注同夫然音扶扼音厄本今作箋經義述聞曰參可訓直墨子經篇曰直參也此參於軛前謂相直於前也包注參然在前釋文參所金反皆未安子張書諸紳釋文紳音申箋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

子曰直哉史魚箋史魚釋地又續曰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史爲氏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箋論語後錄曰詩其直如矢夫子此言之本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祝而敬鬼直能直於人漢書貢禹傳注言其壹志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集解○釋文卷而眷免反注同懷音胡懷同不與音預不忤五故反箋君子哉蘧伯玉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維城案札以伯玉爲君子而未嘗實指其行故夫子特爲表之又案伯玉仕靈公似非在有道時然夫子稱其以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是靈公

義雜記曰此與王注合潛夫論德化篇云孔子稱知德者鮮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釋文治直吏反夫何音符箋詩卷阿箋言任賢故逸也漢書董仲舒傳亡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管子乘馬篇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曰伯論語後錄曰舜無爲故帝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詩卷阿箋引恭作共無矣字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集解○釋文行篤下孟反下行不篤敬亦同蠻貊亡白反說文作貉箋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晏子春秋篇忠信云北方人也箋子曰言忠信之道也雖蠻貊之邦行矣弟子傳邦作國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矣作也後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貊行焉鹽鐵論崇禮章引作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

非不知人者又列女傳仁智篇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
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
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
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
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是非惟靈公知伯
玉夫人亦知伯玉矣此伯玉所以不卷而懷之也此夫人非
南子南子列女傳於孽嬖靈公之所以不亡其賴此夫人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 釋文知音智篇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
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
牽制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
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鞫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
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論語後錄
曰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趨義與三愆章通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
仁即孟子所謂舍生取義也楚辭懷沙賦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亦此意
殺身成仁論語補疏謂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實不必
盡甘刀鋸鼎鑊也蘇勒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
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是謂殺身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
古文論語利作厲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
論語後錄曰厲古以爲旱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刮之
也詩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慎說工巧飾云工者已善矣梅
福傳注工以喻賢才維城案漢書多今文疑
福傳注工以喻國器利器以喻賢才維城案漢書多今文疑
作厲者今文作利者古文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經傳考證曰事與友特以位別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
傳晏子謂越石父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卽不賢之謂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
賢仁則空虛也蓋對
文則別散文則通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引時
作正易姤象傳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注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
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

月夫子傳彖象以皆用夏家月是故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論語後錄曰有殷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以人爲正殷時春以地爲正周時春以天爲正三代革命應天順人故改正而月從之陳寵所稱天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者是已後世儒者說春秋有夏時冠周月之論是於古制無所依據難信之矣又曰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火六月北伐禮春頒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稱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歲終以十三月爲正歲十二月爲歲終先王遵夏時之明恉歟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比物此志歟過庭錄元年春王周正月解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鄭康成說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曰數凡十二月之中氣於是乎出朔數月數也晦朔弦望於是乎成春夏秋冬之序以日所次爲紀班固述博士義謂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書周月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然則所謂正歲年者以中數正朔數也事者授時巡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年之法廢故或以秋爲冬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而生長收藏舊訓咸戾始於風謠及於紀載并沿訛於儒者之說經出太史之失官也既有元有春而後有王董仲舒言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春秋以王上承天故繫王於春而繫正於王春秋之名卽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竊取則春秋之義天法也其不隨正朔而變所謂天不變也正月以下皆王之所爲故有三統而史之文用之凡商周之書稱月者未嘗繫時又代所流傳商周彝器其銘詞皆史官所纂皆稱月而不繫時以繫時則文不順也春秋之經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分爲五始秘辭春故或不書春或不書王或不書正月或不書卽位以各爲一條非連綴而讀則辭得參差也或難曰子所言之義皆今文家言說左氏者恐不然答曰左氏之書史之文也於春秋之義蓋闕而不言故博士以爲不傳春秋學者求其義舍今文家未由也且左氏獨言周正月以見正月以下爲史官之文未嘗以春爲周之春則亦以爲不變是雖不傳春秋而循文求義亦不倘也論語述何曰春秋于鄙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郎春言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譏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令在禮記文簡而旨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論語堯質曰此爲周後言之也鄭注尚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王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又其前高陽氏必建子凡

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則繼周者自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行夏歷久不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之朝其出令行政必率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歲二月之月也豳風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集解○釋文之輅音路〈箋〉論語後車曰大輅大輅木輅也周本亦作路越席戶括反〈箋〉緣曰殷注太路木路乘路玉路薄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本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遞降本路最簡易故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周以之田漢以之祭漢改周制以夫子之言歟又孤司馬彪輿服志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邑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輅者也劉昭曰殷人以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曰金根然則桑根非金根矣論語釋故曰虞夏之時止一輅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虞夏之路此外無聞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云云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此周天子之禮魯之郊天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路明堂位曰是以魯君乘大輅戴弘冕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曰大路殷路也乘殷之輅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路次路以賓朝之等也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蓋本此論語述何曰謂貴其質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輅經傳皆作路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輅車軨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後人改論語之路爲輅誤矣**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充耳不任視聽也集解○釋文黈〈箋〉周禮弁師吐口反纊音曠〈箋〉掌王之五冕之言先王則衮冕亦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服周之冕者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邃延前有旒旒十二玉大戴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蓋衮冕十二旒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旒用玉八十四希冕五旒用玉八十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是誤旒爲卽邃延矣鄭康成注弁師言衮冕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百六十八希冕玉百二十元冕玉七十二每

冕用玉增半者蓋因漢制以叔孫通之說而譌歟貫五采玉
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取五行勝數旒長尺
二寸旒說文解字作瑬論語釋故曰世本黃帝作冕王制有
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
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則虞夏殷之冕別名皇收冔矣禮器曰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
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
藻旒云天子十有五旒亦夏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土但爵弁無旒
也（藻弁師注雜五采以爲之玉藻注士爵弁而無旒）皆朱綠（綠十一變爲爵弁此夏殷之旒江永云天子用朱綠二
而無旒士一用九旒太無別七旒五旒用之上
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七旒五旒用之上
下大夫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禮之善
擇故又云冕旒有二前後有旒者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前
無後者夏侯說也江永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古者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
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論語述何曰謂貴
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論
語後錄曰夏以忠教殷以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謂忠也
殷輅所謂敬也周冕所謂文也樂緯稽耀嘉云顏淵尚三教
者以此

樂則韶舞（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樂無如韶舞者子故終以此告顏淵也陳祥道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馬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足之蹈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四書釋地三續曰吳公子札觀樂以歌始以舞終舞又以文武始以韶箾終論語述何曰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來儀

放鄭聲遠佞人

釋文遠佞上于万反下乃定反（箋）放鄭聲白虎通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正義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色之聲也樂記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鄭聲者言煩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音好濫淫志亦非鄭詩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內諱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於定公十四年去冬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遠佞人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

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大漢孝元帝紀荀悅曰非但不用而已乃違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之義聖人所與共制作者惟顏氏之子博文約禮用舍行藏獨薦爲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論語發微曰此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之帝行五行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王正月不脩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之始董生書曰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閒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也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即周我周致代于商云云故周公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授時巡守皆用建寅即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云云白虎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正朔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董生有云春者天之所爲云云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時乃名之矣考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春正月自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畫一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以周正建子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言清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春四時類是且春者蠢也夏以建子爲春則春不蠢動秋不收斂按之名義四時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輒以孟秋爲孟冬此腊秦正改歲腊臘也歲而臘秦正改歲腊臘也歲而臘孟春爲建子季夏爲建巳者殷之輅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云云配以后稷天子

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按被衮象天之義與堯典虞書所載同亦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亦可謂之魯禮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制不必如鄭君引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曰樂則韶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變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易春秋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舞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也鄭注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樂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何休曰

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者太平既致瑞應既臻曰之覆之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仁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最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幾爲陳佗之殺取齊淫女幾爲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謂遠佞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易未濟彖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說文慮謀思也故注以慮爲思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如好色並呼報反下章好行音同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釋文者與音餘

注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文選陶徵士誄注

柳下惠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高誘淮南子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楚辭九懷注亦同瀕洛述皆不以柳下爲邑與鄭義異高誘以邑名列於後一解莊子盜跖釋文亦云一曰邑名四書釋地續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顏燭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柳下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又曰謂居柳下者意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耶瞽記又據荀子成相大略篇注亦云居柳下謂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錢塘梁履繩左通補釋曰余於乾隆己酉孟夏至曲阜過宋家營有柳下惠墓豈卽春秋之柳下乎據閻百詩謂古人多葬於食邑耳維城案惠其私謚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既或是世傳之邑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禮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遲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是其證不然惠爲士師安得有謚哉文仲知而不與立者羣經義證云左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怒曰于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此兩世皆爲司寇獨文仲無文古者仕有世官文仲益居是位而無文子孫因之文十八年傳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諫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文仲告文子皆舉其職言之無禮則諫司寇責也文仲居是官徵見於此則惠爲士師實爲其屬日相從事材與不材必無不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遁辭矣羣經識小亦云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相反也論語述何曰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者同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文仲柄政若固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曾不一見於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

若遄死之爲愈矣繹史曰魯國之無治也世卿柄政而公室不張臧孫蔽賢而展禽伏處於下位屬有疆場之事則談言可以卻強敵要信足以孚鄰國郡輒嗜鼈侯嗜鼈柳下惠是亦惟柳下惠信於鼈是問彼肉食者安往乎故惠之三黜不足以損惠之聖而魯不用惠非惠之不幸是魯之不幸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釋文遠怨于萬反〈箋〉經義述聞云躬自厚責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皇疏引蔡謨云厚者躬其德也失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此文人作外論語述何云春秋詳內小惡諱外小惡之義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陸賈新語辨惑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釋文行小慧音〈箋〉慧說文云儇也又云憭慧也段注方言愈或謂之慧或謂之憭郭云慧憭皆意精明是則小慧者猶云小才小智也魯讀慧爲惠者論語古義云漢書言昌邑王淸狂不惠義作慧是慧惠古通陳鱣曰說文解字惠从心叀聲叀重文轉云惠或从𢘑亦引漢書爲證讀書叢錄曰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李善注論語曰好行小惠從魯讀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集解○釋文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箋〉經義雜記曰據釋文知陸氏所從古本略同孫以音遜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盍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略同略字盍衍四書考異曰孝經三才章引無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集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箋〉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此文人作外論語述何云春秋詳內小惡諱外小惡之義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箋〉陸賈新語辨惑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釋文行小慧音〈箋〉慧說文云儇也又云憭慧也段注方言愈或謂之慧或謂之憭郭云慧憭皆意精明是則小慧者猶云小才小智也魯讀慧爲惠者論語古義云漢書言昌邑王淸狂不惠義作慧是慧惠古通陳鱣曰說文解字惠从心叀聲叀重文轉云惠或从𢘑亦引漢書爲證讀書叢錄曰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李善注論語曰好行小惠從魯讀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集解○釋文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箋〉經義雜記曰據釋文知陸氏所從古本略同孫以音遜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盍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略同略字盍衍四書考異曰孝經三才章引無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集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箋〉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

秋時語曰知錄曰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乾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阮元名說曰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而以口耳傳之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莊也集解○釋文不爭爭訟之爭箋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注矜謂自尊大而人尊敬也維城案表記注疏云莊敬也言不自尊言宜君子無有矜焉者而此乃云矜而不爭故包注訓矜爲矜莊孟子公孫丑篇趙注矜敬也矜訓敬莊亦訓敬二字義同也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集解○逸周書芮良夫解以箋言取人人飾其言不以人廢言箋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集解○釋文誰譽箋漢書藝文志注同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魏志胡質傳引無也者矣字漢書藝文志谷永傳薛宣傳無者矣字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集解箋漢書景帝紀贊注夏殷之所馭以政化倡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論語稽求篇曰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後漢永平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磨礪選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試也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也鍊然後用也又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皆引此作用人

解論語述何云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漢書景帝紀贊引此文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引三代下皆無之字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集〈纂〉漢書藝文志曰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解〈纂〉間諸故老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集解○釋文借今亡矣〈纂〉論語後錄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夫音符乘之說也包說未是論語發微曰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孔子言執御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異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以正書字爲職故曰

史書曰史篇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云云其引論語史之闕文與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曰說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有馬不能調良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也論語補疏亦云史闕文屬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

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集解○釋文衆惡之烏路反注同衆好之呼報反比周〈箋〉潛夫論潛歎篇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好惡字上下易置風俗通義正失篇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集解〈箋〉漢書董仲舒傳引有也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箋〉穀梁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注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箋〉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勸學篇無孔子曰字餘同潛夫論讚學篇引此文下接耕也餞在其中云云二章文連讀爲一經讀考異曰此凡兩讀一讀以思無益句一讀以思屬上二句自吾嘗以下十二字作一氣讀無益另作一讀義並通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餞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餞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饑餓勸人學也集解○釋文餞在奴罪反餓也〈箋〉潛夫論釋難篇秦子問於潛夫曰耕本也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耕耒而羣相程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卽學又耕之本也又讚學篇連前章釋之云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集解○釋文知及〈箋〉論語篇曰盧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豈智注及下同下文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孚經室集四書紀聞謂得者得乎天下國家也失者

失乎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曰莊涖其言明白無疑注疏以居官爲言其說未盡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集解○釋文涖音利又音類箋說文無涖字當作埭說文埭臨也不莊則敬之義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集解箋經室集云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維城案鄭本此下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見釋文釋文下章無音卽接吾見蹈字不知父在章之下抑在下章之下未今無可考陳鱣古訓本增父在此章之下知何據況釋文明曰古皆無此章則不必增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集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集解○釋文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集解○釋文吾見蹈音導徒報反箋說文蹈踐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箋易子夏傳貞正也說文諒信也君子貞爲信也而不諒非不信也信近於義不以復言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箋讀書志引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集解○釋文漢書地理志引無作亡箋釋文爲謀于僞反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不同者不相與謀箋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與言治道

子曰辭達而已矣〈箋〉潛研堂答問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可以知辭達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亦據聘禮記謂爲當時邦交之辭而發

師冕見〈釋文〉冕見賢遍反〈箋〉漢書人表師冕顏師古注即師免四書考異曰表與論語同注舉別文豈唐初論語有作免者與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箋〉某在斯禮記少儀云其來有燭而後至者則以燭自照也若暗行而至者則告之曰某在此某在此引此文爲證論語偶記曰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即相師之道少儀云道瞽亦然知此是古禮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集解鄭曰相扶也釋文道與音餘相師息亮反馬云云鄭云云〈箋〉相師周禮春官樂師令相鄭司農曰瞽盲者皆有相導之者故師冕見云云曰相師之道與維城案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此於瞽者爲尤切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曰請使瞑臣往孔晁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又禮記少儀云瞽曰聞名鄭曰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此皆瞽者自名之證其實瞽者有相亦必以名詔之故論語師冕見孔子舉階席及在坐之人一一告之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三終

海甯蔣廷敞善化劉鉅校

論語古注集箋十六　吳潘維城朗如著

季氏第十六　釋文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釋文顓音專臾音瑜顓臾附庸國也見於賢遍反〈左傳二十一年傳顓臾風姓方輿紀要顓臾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武陽城論語述何曰伐顓臾不書於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維城案後一說是也否則春秋當大書特書曰季孫斯帥師伐顓臾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仲尼聽而明年春書用田賦即其例也況三傳皆不載此事則其聞夫子言而止也必矣田賦不與子路竝見孔子者其時未再仕季也或疑史記無子路再仕魯事毛奇齡據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請辭為夫子反魯後由再仕季之證又引韓非子季孫相魯

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無奪肥之民耶謂伐顓臾是康子事肥爲康子名爲由求共仕康子之旁證維城謂此不必求諸他經傳即下文子云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云云由苟不仕季夫子曷爲與求並責耶況由亦必不肯並見夫子矣此事理之至易明者　孔

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釋文過與音餘下同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釋文夫音符下今夫疾夫夫如是並同　箋東蒙主四書釋地續曰東蒙山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余以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是也讀書記曰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論語後錄曰主爲之神主也鄭語曰主荣驕而食湊洧是其義維城案左僖二十一年傳祇言祀有濟不言主東蒙者猶此祇言主東蒙不言祀有濟也一就山言之一就川言之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　釋文邦或作封者或謂漢諱邦改爲封非也尚書敍邦或作封箋邦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宇卜文邦内鄭本作封内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也九經古義陳鱣說同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邦从邑半聲古文對作㞢从土半聲聲同故字同也維城案說文邦國也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地也域从或又从土此則邦域同義從封字爲長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箋周禮大司徒注引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無矣字也字蓋謂魯附庸也孟子萬章篇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於諸侯故在魯邦域之中而爲社稷之臣也論語述何曰成王錫魯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五里顓臾不見於春秋其大小未詳何以伐爲經傳釋詞云爲語助也益言何用伐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集解○釋文周己待洛反　箋義曰周任於論語外左隱六年傳昭五年傳並引其言是能立言者　**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也　集解○釋文焉用於虔反相矣

息亮反注同〔箋〕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顚而不扶危而不持下相夫子同〔箋〕二句誤倒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作安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用

〔注〕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集解〕○釋文於匣戶甲反於櫝音獨下同檻戶覽反櫃也其位反〔箋〕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陸作匣者漢書文三王傳正本柙作匣論語後錄曰依義櫝應作匱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作匱匣二句倒置與文三王傳引作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集解〕○釋文於費悲位反注同〔箋〕固說文云四塞也段注四塞者無罅漏之謂周禮夏官掌固注云固國夾爲附庸國故曰固固而近於費者也論語發微曰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爲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南故孔子以爲在邦域之中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於

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顓臾城余讀酈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蹠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案其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釋文必爲子孫憂疾夫音符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釋文舍音捨巨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箋〕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當是總二句約舉均說文云平徧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甯不傾危也〔集解〕〔箋〕漢書食貨引三蒼無字作亡論語述何曰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盜驕則暴此眾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釋文離析（箋）論語後錄曰遠人謂徐鄫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曰荒服者王有不至則修德故上言修文德以來之四書釋地又續曰遠人似謂鄫考哀公元年冬伐鄫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鄫六年冬伐鄫七年秋伐鄫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或曰魯擊柝聞于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維城案遠人蓋對顓臾之近言之不在邦域之中卽爲遠人耳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箋）干說文作戰云盾也戈平頭戟也攷工記注今句子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四季桓子也（集解）○釋文不在顓臾（箋）而在蕭牆之內也或作不在於顓臾（箋）熹平石經作而在於蕭牆之內云盡毛包周無於四書考異云世行本正依此四家盡氏毛氏他籍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均莫審悉蕭牆爲屏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論語偶記曰蕭牆之內魯哀公也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實憂魯君疑已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蓋其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隱憂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故爲此謀

夫子此言所以誅季氏之臾在陽虎未執桓子以前則由求未嘗與陽虎共仕季氏而經文明言由求攻求之得志於季氏在哀公十一年清之役勝齊以後是季孫當指康子而非桓子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疏）周禮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詩黍離（箋）正義（箋）孟子沈同章章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道之正也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宋翔鳳曰詩節南山正義曰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此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政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顧忌故此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始也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論語述何云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强臣所滅凡十世魯自

隱公僭禮樂滅極至
昭公出奔凡十世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箋〉論語述何曰魯自季
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
而無陪臣之禍終於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滅
故移於他國也鼓匡考古錄曰左傳昭二十四年樂祁曰政
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注以三世爲文子武子平
子四公爲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鄭注言此時魯定
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
大夫曾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杜預解左傳之世不
數悼子以未立爲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應亦由文而起
數至桓子爲四世也其云五世希不失者亦孔子據理而言非必定指季氏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
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
世而出奔齊也集解云孔子不同反陪重直龍反〈箋〉陪臣執國命錢塘馮
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家臣雖專政無行禮
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
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鬨於門之內而已禮樂征
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
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
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四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

之間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
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
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
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
略之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故嚴其防而不書而
後陪臣懷寶玉大弓魯之重器必書而
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
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不書第書盜竊寶
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
郈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
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
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
論語述何曰南蒯公山不擾陽虎
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箋〉論語述何曰議謂春秋止譏王公
仲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羣帥師
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殊其言責
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困學紀聞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
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

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論語偶記曰議者圖議國政若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亦可備一義其由上文大夫推之而以爲陪臣亦庶人則非果爲陪臣夫子必不謂之庶人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僭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集解〕○釋文政逮音代一音弟〔箋〕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左昭二十五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潛邱劄記云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羣經補義論語偶記羣經識小竝據昭二十五年傳注爲說補義謂注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識小謂祿去公室則入私家矣此論蓋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則文平武桓也其謂五世數哀公而不數宣公與諸家異非也解春集又據左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弱也四公矣爲政逮四世之確證亦以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馬顧棟高春秋魯政下逮表敘曰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間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兒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哀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

孔子亦卒使孔子久於其位當能感慨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釋文故〈論語述何曰魯小於齊晉而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韓趙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集解○釋文便辟上婢綿反下婢亦反注及下〈皆同〉 便辟之字凡四解馬注云讀辟爲僻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譬喻也漢書佞幸傳贊者非鄭氏之意卽指釋文音此讀辟爲譬也漢書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讀辟爲嬖也 友善柔注馬曰面柔者也集解〈善柔公羊定四年傳疏謂口柔面解〉 柔體柔之屬與馬義異益鄭義也 友便佞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集解○釋文便佞〈便毗連反〉 便佞公羊定四年傳疏云辯佞辯爲媚矣卽本鄭義便說文作諞云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論語後錄曰便僻足恭便佞巧言者也善柔令色者也便佞巧言是謂口柔詩云蘧蒢蘧蒢甡令色是謂面柔詩云蘧蒢蘧蒢不可使俛戚施巧言是謂口柔詩云蘧蒢蘧蒢不可使俛戚施仰夸甡則不成威儀眞可謂損友矣

子路所稱脅肩諂笑病于夏甡者此類是歟 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 釋文三樂五教反下〈公羊莊十二年傳注引此章疏云言樂節禮樂者同禮樂音岳〉 樂得禮樂之節漢書貢禹傳引作君子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疏云謂口道之道〉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釋文音洛下宴樂同 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 集解○釋文佚遊〈本亦作逸音同〉 〈欲遊從維城案卽書所謂慢遊是好〉 樂宴樂損矣〈漢書成帝紀注燕樂燕私之樂也燕宴通也〉 〈公羊莊十二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釋文音鴆本亦作鴆魯語韋昭注鴆鳥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左僖十七年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管仲故以宴安耽樂比之酖毒而以爲不可懷此卽夫子列於損者三樂之意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釋文三愆起虔反箋爾雅譽過也說文同云愆籀文作譽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謂不安靜也集解魯讀躁爲傲今從古釋文躁早報反說文無踩字說文趮疾也當卽躁字躁傲疊韻字鹽鐵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本魯論陳鱣云讀躁爲傲者未與言及而先自言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生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集解○釋文之瞽音古趣鄉本箋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又作向箋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韓詩外傳四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其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釋文少之詩照反在鬬丁豆反在邢疏老謂五十以上論語偶記曰是望經文得或作德非箋衰字爲訓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其實王制云五十始衰則方衰而非既衰正古人命爲大夫之年豈反迫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禮疏謂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說孟子梁惠王篇七十者衣帛食肉亦足明老是七十也淮南子詮言訓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卽此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儀禮士相見禮疏箋經傳考證曰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注大人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注大人謂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在位者維城案諸注無兼言天子諸侯者惟乾爻利見大人集解引干寶以九二謂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九五爲武王克紂正位之爻又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荀爽云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羣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又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荀爽文言注又謂龍喻王者畏聖人之言箋春秋繁露順命篇父者子之天虎喻國君皆足證明鄭義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

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閒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也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闇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閒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親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父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雖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天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人不言反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

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以此觀之可畏專誅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釋文狎戶甲反　注鄭曰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　書大禹謨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以此觀之可畏專誅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也　正義　泰誓引論語也侮古侮字

侮聖人之言　釋文侮聖亡甫反　箋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人侮聖人言師古注此文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初學記引楊方五經鉤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縣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乾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爲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晉書石勒載記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其次也

而知之者次無兩也字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顏氏家訓勉學篇同　困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釋文忿芳粉反思難乃旦反〈箋〉書洪範五事貌曰恭思曰睿思亦列五事之一今乃以九思爲綱而以視聽貌言爲九思之四又益以色焉事焉疑焉忿焉之繼以及懲忿窒慾皆君子學問之所存故非九不足盡君子之思而非思不足貫此九者也忿思難者論語後錄云吳祐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顏淵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者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釋文如探〈箋〉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引見善二句不善作惡大戴禮注引同探湯漢書劉向傳注云言其除難避也無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箋〉有馬千駟春秋哀公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左氏傳鮑牧謂鞅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論語偶記據此謂卽景公之千駟經傳攷證又據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是則有馬千駟蓋謂大國諸侯耳釋地又續謂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也民無德而稱焉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注引德皆作得論語稽求篇曰此舊本是德字並無別本作得者卽注疏本可考也故此章正義云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陽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集解○釋文蒲坂音反華山如字〈箋〉文選廣絕交論夷叔斃淑媛之言李善注引又戶化反古史考云夷齊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首陽山名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困學紀聞謂首陽在蒲者得之四書釋地曰水經注云河北縣雷首山瀙澉有夷齊廟闕駟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松柏蔚然攢茂圡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踰險僪

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亦莫能定求古錄曰曾子制言中篇云夷齊居河濟之閒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坂雷首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坂者非也唐國卽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卽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卽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是夷齊去周尙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閒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於首陽明自河濟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四書釋地辨證據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謂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盟津卽孟津也當在盟津首陽當不甚相遠斷以在洛陽東北者爲是蓋本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恐不足據民

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集解〕

○釋文謂〔箋〕稱文選東征賦李善注云或爲祠論語述何曰與音餘〔箋〕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經學卮言曰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末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與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維城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夷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是夷齊隱居求志而君臣父子之道爲民立極焉孔說是也惟以爲弟子之言則史通雜說篇引齊景公節上加子曰字當以子言爲是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

〔集解〕○釋文陳亢〔箋〕陳亢說文伉人名从所聞當有異也音剛又苦浪反〔箋〕人亢聲論語有陳伉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釋文〕鯉音里〔箋〕不學禮風俗通義德伯魚名也

禮卷引作不爲禮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四書考異曰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不齊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也

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釋文之遠于萬反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禮記曲禮公侯

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注自稱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也正義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又云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歟答人謂非妄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論語後錄曰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又曰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赴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議者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寡小君不祿是也研六室雜著曰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自稱非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邦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也四書考異據曲禮注疏謂大饗之禮雖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於論語迹何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作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

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海甯蔣廷瑑
善化劉鉅校

論語古注集箋十七

吳潘維城朗如著

南菁書院

陽貨第十七 釋文凡二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箋陽貨或作陽虎孟子滕文公篇陽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箋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又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又似以陽貨陽虎爲兩人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又背尙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土大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必以爲兩人也歸孔子豚注鄭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釋文歸孔子如字鄭本作饋魯讀云云箋歸孟子作饋趙注引此文亦作饋豚說文云豚徒門反箋小豕也孟子作蒸豚趙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時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釋文塗字當作途音徒箋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論語駢枝曰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其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

虎饋豚而瞰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塗詘衡知實僞引作途論語後錄陳鱣竝謂當作涂涂而以塗爲俗字據周禮遂人注涂容乘車一軌者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集解○釋文好呼報反而(箋)可謂仁乎曰不可經傳釋詞云不治直吏反(箋)一人自爲問答加曰字以別之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釋文好呼報反而(箋)亟去冀反謂知音智(箋)室集曰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竝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集解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箋)後漢黨錮傳序言嗜惡之本同而遷善之塗異也說文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引孝經說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正義曰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爲賢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韓詩外傳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此以性爲善者也春秋繁露實性篇云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

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緒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爲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作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以性爲不必善者也經傳攷證曰相近指性之善者言相遠當指性之惡者孔子未嘗明言性善聖人之言性究不能出其範圍性善之旨直至孟子始發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乃一生願學大本領故七篇自述之維城案聖人言性相近則性無不善之由習又可知聖人嘗云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言習染既深天性反爲所汨而或遂其性之相遠焉其實性無不近也故

夫子特著明之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箋〉知漢書古今人表序引作智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陽湖孫星衍問字堂集曰言性者三上知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論語後錄曰言性者三

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三家分者也劉向合之荀悅因向意定性三品蓋兼用三家矣三品之論以性善故有聖舜禹以性惡故有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子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子朱均以性善惡混故有中人夫子言中人謂性善惡混者也即性相近而習相遠者也中人以上是上知以下是下愚不移言不易移之言易也知論衡本性篇中論天壽篇引並作智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鄭曰武城魯之下邑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箋〉文選古詩注謝玄暉臥病詩注引並云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聲蓋文類聚亦云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當是約舉兩章文故一有子之武城句一無子之武城句也弦歌周禮小師注弦謂瑟琴也歌謂依詠聲也夫子

莞爾而笑釋文莞爾華版反本今作莞〈箋〉莞陸本作莧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虞翻注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論語古義據此謂漢以來皆作莧論語竢質云說文解字莧山羊細角者從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從此此莧字本誼也訓爲喜說者借字歟維城案莧莧莞形並相近以莧荣之莧爲莧爾之莧借字歟莧莞也可以作席從艸從艸見聲莞艸也可以作席從艸而實不同說文莧莧荣也從艸見歟楚辭漁父王逸注笑離斷也完聲莧之誤莞猶莧之誤莧

莞一作莧曰割雞焉用牛刀釋文焉用〈箋〉牛刀卽管子所謂屠牛於虔反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也或曰說文云牛大牲也又物字解云牛爲大物故凡物之大者亦謂之牛爾雅釋草若牛藻郭注似藻葉大疏云若一名牛藻藻之葉大者是也是則牛刀者猶云大刀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釋文易使以豉反**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箋〉爾雅釋詁云戲謔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釋文弗擾左傳作不反以費悲位反〈箋〉狃史記孔子世家同鄒氏云狃一作蹂從牛從嬰今俗作憂非向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從牛從嬰今俗作憂非向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柔亦卽蹂字吳氏遺著云擾當爲獶說文獶猱也從犬嬰聲女交切玉篇獶同猱說文猱獶也或從手嬰聲音義同說文獶犬獶獶咳吠也狃犬性驕也女久切獶狃聲之轉驕卽獶同聲通借字說文本以獶訓狃也故弗擾左傳亦作不狃爾雅狃復也說文猱也詩猱升木作嬰知從嬰從柔從丑之字竝可通說文又有擾字云煩也從手嬰聲音義亦與獶近無擾字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左氏則於十二年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無召孔子事卽召孔子孔子方且任仲由墮費豈有欲往之理哉史記謂季氏使人召之較爲近理但下文子路不說云云又不可解羣經補義四書考異多臆度子之辭不如闕疑爲是**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釋文不〈箋〉論衡問孔篇引作子路曰末如也已無不說音悅〈箋〉說二字爾雅如之俱訓往故之可作如**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釋文夫召音符

〈注〉鄭曰東周據時成周詩黍離正義〈箋〉說苑至公篇孔子懷天覆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左傳序正義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欲興周道于東方也蓋用集解何晏說與鄭義異鄭以東周爲成周詩黍離正義云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

東周據時成周也四書攷異陳鱣竝主鄭義而論語古義乃謂何義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不知黜周王魯乃邵公謬論豈有是理哉論語述何曰弗擾陽虎之黨也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故子路不達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東遷謂之東周春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魯定公季平子陽虎公山皆畔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故不爲東周庶幾乎此不爲東周之意也豈徒哉言豈爲我徒猶言非吾徒也雖云述何亦不用黜周王魯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箋〉孟子離婁篇云恭者不侮人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箋〉周禮大司徒注任信於友道疏曰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箋〉論語補疏曰敏孔訓疾公羊僖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敏或爲謀訓勉則讀敏爲黽勉同心之黽或爲謀則審當之義矣蓋善謀而審當所以有功若徒以疾速爲敏非其義矣推之敏於事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

釋文佛音弼肸許密反

〈箋〉佛肸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論衡問孔篇及前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章於公山章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四書考異曰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氏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箋〉論衡問孔篇引子路下有不說二字世家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中牟之地見左傳史記漢志水經而

無定在經史問答謂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分晉時以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即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濮水之上杜氏亦以榮陽之中牟回違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强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甚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中牟竝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濮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鞅伐衞遂圍中牟是正佛肹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衞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於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酈注亦强主之之論語別記亦以爲在河北近之又曰史記言孔子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又適鄭遂至陳居陳三歲而適衞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而佛肹召孔子下

言荷蕢師襄又言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衞靈公問陳明日子遂行復如陳夏衞靈公卒六月趙鞅納太子蒯聵于戚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春秋哀公二年晉而從范氏矣又定九年傳云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如五氏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伐之以褚師圃言而伐齊師是中牟爲晉邑又明矣范中行之亂在定十三年中牟之叛當在此後至哀二年孔子在衞與中牟相近故有佛肹之召以此益見中牟不當在灤水之北也子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釋文磨而末多反不磷力刃反涅而乃結反緇側其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不緇側其反

子曰然有是言也史記無然字論衡問孔篇引無然字言字磨而不磷漢州輔碑作摩摩與磨通論語後錄曰依字磨應作礳省字也磷又作摩則摩與磨通論語後錄曰依字磨應作礳省字也磷應作粼粼水生厓石閒粼粼也詩唐風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釋文云本又作磷考工記輪人輞雖敝不甐玄謂甐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鮑人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注甐故書或作粼鄭司農云

鄭讀磨而不磷之磷謂韋帶縫縷沒藏於韋帶中則雖敝縷不傷也緇與磷通則不磷者不動不敝不傷也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則石有爲水所敝而傷者故說文有鄰無磷詩以鄰鄰狀水中之石也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即鹽鐵論褒賢篇所謂盛節潔言皦然若不可涅也史記屈賈傳嚼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別碑清潔皦爾涅而不緇之異文羣經義證云方言涅休也涅既訓休取音近義則涅泥相同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爲義則涅泥相同釋名緇與滓訓亦得通史記世家論衡問孔篇新語道基篇引緇竝作淄州輔碑作涅而不緇當是隸別說文涅黑土在水中者也段注水部曰澱者滓也土部曰垔者澱也黑部曰黰謂之垔垔滓也皆與涅義近論語補疏曰黑土在水中即汙泥爾故廣雅釋訓涅爲泥顧泥非染物者淮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似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注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即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神農本草經礬一名羽涅涅即涅也蓋今之皁礬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文選登樓賦注○釋文匏瓜上薄交反下古花反焉能於虔反

匏瓠也國語晉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韋注材謂若裁不裁于人言不可食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有苦葉傳匏苦不可食竝與鄭義異陳奐詩疏匏瓠小雅瓠葉瓠皆可食公劉酌之用匏匏不可食箋云瓠葉苦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是匏瓠一物異名匏瓠之堅強者瓠之始生者也今言匏而不言瓠是指堅強者矣秋槎雜記云苦匏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能爲人食而皇疏則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焉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故匡考古錄云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繫而不食猶言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怨織女之獨勤古稱匏瓜無不以爲星者且繫而不食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釋文六蔽必世反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釋文吾語魚據反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釋文好仁呼報反下同好知不好學

其蔽也蕩〈簚〉荀悅前漢高后紀扁鵲引蔽作弊論語竅質曰蕩讀當爲惕惕說文解字曰惕放也從心易聲下

文今之狂也蕩同此絞交也絞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音釋文卯反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集解○釋文夫詩音符詩可以興釋文以興可以觀〈注〉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集解○釋文以觀如字可以羣〈注〉論語補疏曰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注〉鄭曰怨謂刺上政疾忌之習消故可以羣居相切磋可以怨正義詩擊鼓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釋文邇音爾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注〉論語義疏曰鄭公注禮輒云志古文識然則志古字識今字異文同字也易大畜象君子以前言往行與此多識音同訓同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集解○釋文召

南上實照反下及注同也與音餘淑女〈注〉鄭曰淑善也逑匹也君子謂文王后妃之德能和諧眾妾以進賢才逑音求鄭玄讀逑爲仇仇與音義同漢劉歆傳或爲受六反下如字或鄉許亮反又作向同〈箋〉雅或爲頌注說也周南陳奐毛詩疏南南國也在江漢之域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陽召南周司馬貞說本大王所居扶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于周故曰周公在王朝爲陝東之伯率東方諸侯攝政五年營治東都王城六年制禮作樂遂以文王受命以後與已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歌於大師名之曰周南焉召南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水經渭水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里奐案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國今京師順天府治召公未就國居王朝爲西伯自陝以西主之周公定樂遂以分陝所典治之國名之曰召南焉商邱宋犖四書釋地序曰逸周書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釋詩所謂以雅以南非南國諸侯之謂論語偶記曰詩譜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何止二國似宋氏信逸周書爲短闔氏不釋爲國爲長又詩周南有江漢汝墳召南有江氾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荊楚爲國亦多韓嬰云在南郡南陽之閒加閒字最爲賅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

荆州又楊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豳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以此而言實宋氏犖韓詩序說爲長閻氏謂非南國諸侯爲短至以雅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益任南古音義不別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璋圭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集解御覽集解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集解鄭曰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鼓春秋繁露玉杯篇引作皷漢書禮樂志曰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衛氏集說引臨邛朱氏曰禮云云與此經相爲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成於物也難形則發之於玉帛鐘鼓謂其取成於物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釋文內荏箋說文柔弱皃荏當爲柔之借字而審反柔荏也說文荏桂荏荏染柔意也說文作荏桂荏蘇非此義論語後錄云應劭說荏屈撓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穿踰音瑜本又作窬音同說文作窬穿踰本又作窬音豆與音餘箋禮記表記云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論語後錄云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名之曰盜所謂姦人賊陸德明本窬作踰案說文解字踰越也窬穿木戶也郭璞亦云窬門邊小竇蓋窬爲門邊小竇而踰牆乃踰字也集解孔云窬穿牆疑本作踰五經文字窬弋朱反又音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

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集解○釋文鄉原如字又許亮反是敗亂敗〈簠〉陳鱣曰鄉原孟子解之甚詳周生之言無乃迂或作賊字趣鄉許亮反本又作向曲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非也中論考僞篇鄉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集解○釋文則傳也直專反說之音悅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與哉音餘〉本或作無哉〈簠〉後漢書李法傳引也與作乎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簠〉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荀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也集解○釋文邪媚上〈簠〉鹽鐵論語悱章君子疾鄙夫之不至者言諂佞邪媚無所不至也似嗟反下武冀反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集解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集解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也集解鄭曰魯讀廉爲敧今從古釋文廉魯〈簠〉廉隅詩抑箋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是讀云云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故馬以廉爲廉隅蓋狀矜者之嚴正也維城案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故矜亦爲古之疾也魯讀廉爲敧者陳鱣云敧自敗損也釋名廉自檢斂也敗廉義同今之矜也忿戾釋文忿戾力計切〈簠〉忿禮記大學所謂忿懥也戾當讀如悖戾之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集解〈簠〉七經考文曰古本足利本無此章讀書叢錄曰唐石經此章先無而後添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共廿四章似蔡邕石經僅分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

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
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刪之非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釋文惡烏路反下同字羣經補義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賣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衞渾良夫紫衣狐裘大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集解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釋文覆芳服反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鄭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釋文天何言〈箋〉四書考異曰兩天何言哉宜有別上句似哉魯讀云云〈箋〉從魯論爲勝陳鱣曰天夫形似故異然下句魯亦當讀天論語述何曰聖人之文天文也天道至教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萬事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著子貢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釋文孺悲而樹反字亦作孺注鄭曰將命傳辭者文選思舊賦注〈箋〉禮記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是孺悲者孔子弟子也欲見孔子而孔子辭以疾者士相見禮疏謂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維城案古人始見必因介紹悲爲弟子疑亦無待介紹者疑賈疏因此節有將命者來學夫子當亦不得責其無介其所以見拒於孔子之故與史記弟子傳之不列其名皆不可攷已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釋文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箋〉四書紀聞曰期讀如字期可已矣之期乃讀爲期月之期蓋三年四句申期已久矣之義舊說皆讀爲基非是維城案史記弟子傳引作不已久乎則期非期月之期明甚況上云三年之喪下接言期月義亦不貫管說是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箋〉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

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當卽本此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集解○釋文鑽子官反燧音遂古孟反柘章夜反柞楢上子各反下半久反又音由槐音懷　疏〉周書月令卽禮記月令文鄭注云周書月令論明堂之制殷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尚書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又云周書月令論語古義牛弘曰蔡邕正義引月令云三月曰朏唐大衍歷議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然則月令篇歷代所錄云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後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長洲徐灝說文段注箋曰燧改火解曰改火之典昉于上古行于三代也秦棄古制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中興省之于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紬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故曰復于隋而仍廢者也其制若何所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也周書鄒子亡矣司爟注鄭司農引鄒子以說焉論語鑽燧改火馬南郡引周書月令焉引異語符則可信時則訓莫燧松燧等傳聞異辭耳不得據以相難故曰見周書及鄒子其器與用若何夫燧取明火於日木燧則以鑽火木與木相摩則然五行之亞內則子事父母右佩決捍管遰大觿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非有常乎其官若何顓頊有子曰犁爲高辛氏祝融昭顯天下之光明生柔嘉材堯時小正有主夫出火相土因商邱商邱主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周則屬夏官下士二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別火主改火事屬典客非漢以上皆有乎至其義則皇侃諸儒以爲配五方之色賈公彥致疑於楡柳不青槐檀不黑又或不得其說則曰此據時所宜用而已依違膚淺俱不足信也惟先師半農先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賈誼書以槐檀爲東方木楡柳爲南方木其說曰春取楡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

之西方也秋取柞楢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則與淮南王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云云者合古人取火皆於分至先師灼然見三代本制故獨可信也抑聞之天官心爲大火咮爲鶉火既並懸象於上出火內火以之爲節而炊爨烹飪則別著改火之令古先聖王法天地揆陰陽順四時理百姓不一定也是故民無夭札物無害生革故取新去沴而蒙福不其神乎後世不知其重而忽之叮三代以上之政其廢於後者何可勝道葢有大於是者學者亦講明其義以待上之人用之而已論語後錄亦云管子春爨羽獸之火夏爨毛獸之火秋爨介獸之火冬爨鱗獸之火中央爨倮蟲之火義正同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

釋文食夫上音嗣下同衣於既反

箋說文稻稌也稌沛國謂稻曰稌穅稻不黏者札樸曰稻謂頴人傳云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釋文不孝經喪親章云服美不安樂音洛箋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與此言君子之居喪大旨相同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

爲父母所懷抱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人元起於子男从子左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女从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巳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三十而生女寅爲陽正申爲陰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此其義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箋通喪禮記三年問作達喪史記弟子傳作通義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天下通喪可如舊禮注引禮記誤作通喪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箋漢石經無乎字經傳考證曰有之爲言無也言三年之恩愛乎通喪豈予也獨無三年之愛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集解○釋文博奕音五敎反又音洛淫欲音亦爲其于僞反據樂欲又羊住反本今作欲箋韋昭博奕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是則博奕不可爲聖人曷爲謂賢於無所用心者博奕論注引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翹作罫自生於小地蓋雖有上中下之別無不用心爲之者嶷雅曰賢勞也聖人非眞以博奕爲賢第以爲猶勞於無所用心者耳法言寡見篇引

乎字作於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箋〉史記弟子傳引無君子字以作之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箋〉弟子傳有作好爲作則漢書地理志引無義作亡誼爲字上有則字論語後錄曰古者義誼同字周禮治其禮儀注古書儀作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誼古字義今字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

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集解○釋文有惡烏路反除稱人之惡注爲惡三字餘皆同音好稱呼報反〈箋〉漢石經無亦字子曰有惡夫子答之子貢曰有下無惡字陳鱣曰子貢方問君子有惡乃云賜亦有惡也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也惡稱人之惡者管子版法解故君子惡稱人之惡釋文而訕〈箋〉漢石經無流字論語後錄曰章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本竝無流字論語後錄曰有流字者俗本也無義少儀曰爲人臣下不得訕爲下流論語古義曰當因子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臣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說文訕謗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集解鄭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釋文解而窒珍栗反〈箋〉說文窒塞也魯讀窒爲室者韓勅脩孔廟後碑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吏記作空中徐廣曰空一作窒知窒與室通論語後錄曰窒窒皆从至爲聲故互通歟陳鱣曰室乃窒之省故从古爲正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釋文徼以弔反鄭本作絞古堯反鄭音智〈箋〉中論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以此爲孔子語絞急似即用鄭

本陳鱣曰泰伯篇云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絞刺也皇疏譏刺它人之是非與下不孫與訐同一匈也漢書五行志引詩匪傲匪傲應劭注云言在位不傲訐不傲傲也經義襍記謂論語惡傲以爲知者傲鄭本作絞絞古通毛詩作交絞之省假故漢志作傲據此則應鄭義同也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集解○釋文不孫音遜下同訐以字林訐說文訐面斥也紀列反(箋)罪相告訐也居謁反攻人陰私說文云面相斥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釋文近附近之萬反遠于(箋)後漢書楊震傳疏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鄭本此文左傳二十四年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恨無已亦此意也但彼專言女子此兼言小人耳後漢書爰延傳引此文唯作惟養下無也字孫作遜魏志黃初三年令亦作遜漢石經作孫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是終無善行也集解○釋文見惡烏故反下同善行下孟反(箋)漢石經作年卅見惡焉陳鱣曰

海甯蔣廷黻 校
善化劉鉅 校

廣韻引說文云卅數名今說文十部无此字惟糕字下云卅數之積也與庶字同意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卅疆而仕漢孔龢碑云選年卅以上孔褧碑云年卅九雍勸闕碑云年卅五皆以四十作卅也

論語古注集箋十八　吳潘維城朗如著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集解○釋文箋微紂之直又反箕二國鄭康成謂俱在圻內四書釋地曰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尚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是紂之長兄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是卽太史爭紂時之事矣箕子史記宋世家正義引司馬彪說名胥餘論語後錄曰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鄭司農曰

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以罪言之非民也詩淪胥以鋪淪胥郎熏胥熏以爲閽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傅說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經義知新錄亦云莊子大宗師云若將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比干諫而死楚辭九章云比干菹醢王逸注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史記宋世家引此節爲孔子語經傳攷證曰此章記者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初無一言惜士者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使人不覺耳史記宋世家曰微子紂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西伯昌修德滅阮阮國疑遂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不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子曰殷有三仁焉注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富民也集解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詩柏舟正義○釋文行異箋史記微子世家注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也箕下孟反箋子比干忠之窮也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黜敕律反焉往於虔切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展禽三絀絀卽黜字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作國風俗通義十反卷焚紹曰柳下惠三黜枉道事人去父母之國又別卷曰柳下惠三黜

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疑孔子爲孟子之誤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爾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經史問答）

曰春秋之世三卿次第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離阨氏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閒之說也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經傳釋詞）

孔子行（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日又問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孔子年譜時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五歲景公三十二年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釋文齊人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女樂並如字不破漢書禮樂志齊人饋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後朝直遙反漢書蔡邕傳齊人歸魯孔子斯征文選鄒陽上書注引作饋當是一用今文一用古文也餽饋字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

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爲定十二年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祭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于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頑下伐之費人北圌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見聖人之諦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未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柰何也是未知孔子去魯在十二月也維城案孔子年譜云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郊膰不至孔子去魯適衛亦以郊後爲十三年春其云五十六歲者年譜三年後公穀以孔子爲生於魯襄二十一年故也論語後錄從孔子世家作十四年者蓋三年待放云齊人歸女樂春秋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者非也論語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

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孟子遂行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心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四書考異云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史記不兼收韓非語蓋失之拜經日記曰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敎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敎孔子去魯本未復提定公年者以文繁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爲定公十四年又魯世家正之臨海洪震煊云孔子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釋文接輿〉楚辭九章接輿髡首兮王音餘下同〈箋〉逸注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箋〉漢石經何下有而字何而德之法言淵騫篇狂接輿之被其髮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箋〉衰下有也字往者二句末亦有也字莊子人間世引而作如句末亦有也字孔子世家引追下有兮字而如古字通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釋文

政者殆而注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殆是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殆而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問喪章期〈箋〉四書考異云魯讀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脫讀云云魯讀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脫讀已為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脫讀云云〈箋〉可已矣錯簡陳鱣云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殆而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問喪章期讀已為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脫讀此句為期斯已矣翟說非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車也集解鄭曰下堂出門也

釋文孔子下包以為下車者蓋以接輿為接孔子之輿云云鄭云云〈箋〉不著姓名論語偶記據泰策皇甫謐造設姓名為妄四書考異反據謐所云姓陸名通以證接輿之非姓名謬矣鄭以下為下堂出門者莊子人間世

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蓋謂如荷蕢過孔氏之門故以孔子為下堂出門也論語偶記據泰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披髮而為狂宋翔鳳文據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證其為姓名而非接孔子之輿是也維城案下車之說魯論說也下堂出門之說古論說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二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集解○釋文長沮七餘反桀溺乃歷反耦而吾口〈箋〉史記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反廣古曠反〈箋〉者使子路問津焉四書考異曰夫子但稱丈人為隱者於沮溺未稱史之耦耕沮作且溺說文云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而灼切論語嵇質云釋文音乃秣反依乃秣反之音則字當作伬伬沈沒也今字作溺而音乃歷反其字其音必有一誤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水經注略同括地志云黃城十五里論語後錄曰耦耕即合人耦也周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古者有牛耦有人耦耦耕者人耦也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然則謂漢搜粟都尉

趙過教民爲之者非矣依月令耦耕在季冬時論衡知實篇引此節云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集解○釋文夫執音符丘與音餘言數所角反處也昌慮反本〈箋〉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曰字今無也字〈箋〉史記世家引夫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論語後錄曰執讀曲禮執爾顏之執車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古通論語古義曰詩出車彭彭史記引作輿下章出車彭彭史記引作輿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釋文孔子之徒與音餘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子之徒與滔吐刀反鄭本作悠悠〈箋〉讀書叢錄曰魯史記世家引作子滔滔當作慆慆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肥者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慆慆亂貌漢書敘傳小顏注引論語慆慆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悠史記世家同鄭從古文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注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者是後人改鄱陽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滔滔袁本作悠悠陳云陸氏釋文滔滔鄭本

作悠悠注自據鄭康成本與他本不同是也陳鱣謂後漢朱穆傳悠悠者皆是見其可稱乎亦本古論史記世家引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釋文辟音避〈箋〉無而字也字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集解○釋文耰音憂不輟張〈箋〉漢石經作櫌不輟說文耒部無耰字木部有櫌字云摩田劣反覆種章勇反下字同器从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羣經補義云耰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耰國語云深耕而疾耰之是耰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羣經識小謂耰有二義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徐注謂櫌爲摩田器布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耰即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云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注耰耡也史記龜筴傳耕之耰之耨之耘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亦一通也論語後錄曰說文櫌摩田器服虔說鋤柄徐廣說田器高誘說椓塊椎三輔謂之櫌是又不止二義矣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釋文憮音武〈箋〉憮然猶然札樸云三蒼憮失意兒也怪愕之辭也曰鳥

獸不可與同羣篆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
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傳會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徒與誰與並如字又音餘篆史記引無此句魏志管甯傳引句末有哉字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注包曰丈人老者也蓧艸器名
也集解○釋文子路從才用反荷何可反篆丈人高誘淮南
又音何蓧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莜篆子道應訓注老
而杖于人者又修務訓注長老之稱蓧說文作莜云艸田器
从艸條省聲論語竢質曰蓋田中除艸之器耨者所需也从
氏遺著曰古作莜正字今作蓧俗字而匚部又有匾訓田器
蓋莜之別出字吾亦盧稿云王氏農桑圖曰蓧字从艸从條
取其象也即今盛穀種器與簣同類可杖荷者以其差小耳
陳鱣曰說文作莜爲正字作條者假用也今作蓧俗或不省
也皇本作篠集解何曰篠竹器義疏以杖擔一器籧篨之屬
竟誤以經文从竹邪本經文雖作蓧而注竹器則承其誤惟
史記集解引作艸器與說文合今據正之丁敬授曰說文云
爰以足蹋夷从从及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今南昌人

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匊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
艸入泥中名曰腳鐙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蓧植杖而耘及說
文莜字箋之證丁得諸月驗云段氏說文莜字注謂子路
見丈人手用杖莜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莜芸田
植杖者置杖也云以杖荷莜置杖而芸則子路問曰子見夫
莜爲芸器明矣包曰莜竹器此有脫誤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
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集解鄭曰分猶
理釋文不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經傳考證云
段玉裁曰二語丈人自謂其說得之言由四體不勤則五穀
不分田間野老不能舍己之業而具知道塗往來之人也分
論語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音義分扶問反
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
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即
勤四體分五穀之事包注云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
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
非以責子路也二說大略相同但一則讀分爲糞耳植其
杖而芸釋文植其音值又市力反而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艸也箋古義曰詩商頌置我

鞀鼓篾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然則古植置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櫃从置羣經義證曰呂氏春秋異用篇有置杖之文是植置爲一字羣經補義曰植其杖而芸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芸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耘除苗閒穢也重文作耨據陸氏說以古本說文耘止从云然耨从芸聲有芳藨當門不得不耡之意田中之艸雖芸亦去蓋深慮艸之害苗也耘殆俗省字讀書叢錄謂芸即耨字之省維城案孟子盡心篇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亦作子路芸不作耨然說文云芸艸也則芸當爲耨字之省借

拱而立 釋文拱居勇反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釋文而食音嗣見篾風俗通義窮通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其賢遍反篾子路爲雞黍見其二子焉維城案長沮無此事而風俗通義云然者古人引書往往牽連猶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經傳無徵亦若以沮溺耦耕牽連爲一耳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篾論語補疏曰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去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子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集解○釋文長幼之長丁丈反以語魚據反

如之何其廢之 釋文長幼之長丁丈反

注包曰倫道也理也集解篾漢石經及下有也字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解篾漢石經潔作絜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集解○釋文已知音紀一音

以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集解○釋文朱張竝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少連詩照反下同篾春云佚當作逸逸民說文作佚周禮庾人佚特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是佚與逸通論語補疏

曰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若瞠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益錄其絕塵不及則以逸民爲奔逸絕塵者也虞仲日知錄云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竝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大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是爲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虞城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羣經識小曰以虞仲爲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竝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顚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

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夷逸尸子謂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輗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漢書人表有朱張而無夷逸故地理志引謂虞仲夷逸云師古注卽就仲雍之逃荆言之云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朱張惟王弼云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而荀卿書言子弓亦未必其爲朱張之字其言無所依據鄭作侏張者宋翔鳳云文選劉越石答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張古字通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侏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請書請張爲幻卽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拜經日記云爾雅釋訓侻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侻張爲幻侻輈請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皇疏作者七人下引鄭注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夷逸朱張蓋逸民二人虞仲也侻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不舉泰伯者三讓天下至德不可以逸論也侻張爲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侻張誑也誑可讀爲狂以荀蕢楚狂皆辟言者若從眾家以夷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由此

言之包氏以逸民爲七人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爲五人當是古文家說人表不列惠逸而列朱張則不合於古今文者也少連禮記檀弓記云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吳之子也善居喪兼稱大連而逸民但列少連少連當必有勝於大連者但經傳散逸無從考見耳

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集解○釋文齊與音餘之朝直遙反**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

斯而已矣釋文言中丁仲反下同〔箋〕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集解○釋文集解○困學記聞曰不復扶又反〔箋〕介之推曰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

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可申包義**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集解鄭曰發動貌釋文廢中方脯反馬云棄也鄭作發云〔箋〕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經傳考證曰身作行是也中卽訓身鄭君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上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

行則潔清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皆是廢鄭作發者拜經日記謂古論假借爲廢發動中權始與虞仲事合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違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吳氏遵曰發中權蓋指亡如荊蠻說子稱泰伯曰讓有道而不居之辭也虞仲亦能以國讓而本非有國謂之爲讓則乖於義子故云發中權廢發古通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釋文云司馬本作廢馬季長以爲遭亂廢棄毋望文生訓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集解鄭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之閒注引此文爲證四書考異曰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言文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注云云自與引文脗合〔箋〕黃瓊傳李固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李固所引當爲法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釋文大師音太摯音至亞於嫁反飯扶晚反下同〔注〕鄭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注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集解○釋文繚音了缺窺悅反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周禮膳夫疏纂三飯繚廣韻三字下引作奈云三飯奈之後有三飯氏秦國名史記秦本紀伯翳末孫非子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至襄公時大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是平王以前秦未爲國故鄭君以師摯等八人爲平王時人也

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集解○纂周禮地官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也解纂之音聲以節樂其鄭方叔之職歟播鼗武入於漢釋文播彼佐反鼗徒刀反亦作靴纂周禮春官瞽矇掌播鼗眡瞭掌凡樂事播鼗謂發揚其音鼗小師注云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兩耳還自擊詩商頌置我鞉鼓禮記月令修鞀鞞鼓鞉皆鼗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釋文少師儀禮大射儀注工之長也論語後篇曰周禮謂之小師小少字同小師上纂錄曰周詩照反士又曰眡瞭掌凡樂事播鼗皆眡瞭也眡瞭凡三百人維城案周禮有磬師掌教擊磬則

此及播鼗芷有瞽矇有眡瞭矣漢書禮樂志引書序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樂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引論語此章爲證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似誤剛人涓人鄧於侯伯之夷叔齊上益亦謂殷紂時人也皆謂是也云諸侯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渙斯亦未允也據此則班氏以八人爲殷紂時瞽矇非眡瞭也稽求篇謂志所引又見史記大誓所說爲淫聲亂正聲之樂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瞋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地實證之師古云追繫其地是也又周本紀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又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至尊著法戒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論語後錄羣經義證論語釋故竝從漢志白虎通說義證釋故以所說爲殷制釋故又云鄭注不時

不食云一日之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注謂朝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注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三飯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謂告飽也儀禮注謂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士九或天子一食卽告飽侯之乃更食凡三侑而盡十五飯諸侯再食告飽三侑而盡十三飯也其一侑爲亞飯再侑爲三飯三侑爲四飯耳此不專主天子言之羣經識小曰不言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制與或有其人而此時未去與其以屬魯者以大師摯擊磬或卽師襄皆魯之樂官與夫子同時故耳口口口口札記曰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亞飯三飯四飯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言之序不苟如此人於海漢石經作于則上文二於字當亦作于過庭錄云大師摯適齊以下疑是記殷周閒事而論語述之凡論語引經皆作于也維城案班氏以爲殷紂時人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爲平王時人其古文家說歟

周公謂魯公〈箋〉史記魯世家周公使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詩魯頌閟宮篇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箋謂策命伯禽則魯公者伯禽也周公謂魯公當是就封時訓其子荅在策命之外者故魯論特明著之曰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不弛舊音絕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反落也竝不及舊音本今作施〈箋〉漢石經作

施左傳曰施邢侯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論語古義曰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箋〉魏志杜恕傳引不作無乎作何羣經義證曰何與呵通今本作乎乎卽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漢碑亦多作乎繁陽令楊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謂乎爲語助非矣**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鄭曰大故爲惡逆之事禮記檀弓正義〈箋〉詩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又云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卽此義也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弃弃上有可字唐石經同禮記檀弓正義引作則不相遺棄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引作無作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耳集解馬曰宣王時有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伯适古活反季騧古花反四乳如注反又如字生反生所幸反又如字鄭曰

周公相成王時所生詩思齊正義

所以興周國也爲包注所本

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則八士

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則八士

武王時人又晉語文王之卽

周八士皆爲虞官周書君奭篇文王之臣有若南宮括此八

士中有伯适字通疑卽一

武王亂臣十人之一不得稱

論語竢質據以上諸書斷爲

晉語以爲文武時人論語後

及三家之確漢書古今人表

馬融謂宣王時鄭君謂成王

氏而又曰南宮者經學卮言

父子皆異宮八士蓋尹氏而

考異論語竢質竝以爲南宮

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

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

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

而班氏言之如此豈當時別

知不積於伯季二語乃申明

質家積仲文家積叔之故不指

孌生者言故曰明其無二若八士之積於伯仲叔季固已以

兩兩俱生句申言之考異說非也經學卮言謂獨尹氏兄弟

八人均布字之爲禮之變而

奕中舀後錄云鄭厲公昭公

忽出也从到子易曰丂如其

忽同義於此見古人命名之

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

焉豈其人歟論語古義據書

是古液字作夜然以夜爲液

載叔夜鼎銘云叔夜鑄其饘

壽無疆定爲周八士叔夜之

騆廣顏季字下云晉有祁邑

云周八士季隨季騆之後騆

韻隨古讀食遮切與騆韻維

其部同也奕忽其義同也夜

類說文鵻从也騆黃馬黑喙

雅釋獸豕子豬豵豬郭璞注

相如之初名犬子與騆皆取

豕之牙虞注云劇豕稱豵釋

服云名以制義古人以奄割

易繫辭傳云服牛乘馬引重

本有乘馬之義季隨當爲隨

爲隨卦之隨故季隨之弟卽以馬名

春秋繁露郊祭篇四產而得

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

所本逸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

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則八士

悉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

八士又若南宮氏也據此八士當爲

周八士皆爲虞官周書君奭篇文王之臣有若南宮括此八

士中有伯适字通疑卽一

武王亂臣十人之一不得稱

論語竢質據以上諸書斷爲

晉語以爲文武時人論語後

及三家之確漢書古今人表

馬融謂宣王時鄭君謂成王

氏而又曰南宮者經學卮言

父子皆異宮八士蓋尹氏而

考異論語竢質竝以爲南宮

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

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

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

而班氏言之如此豈當時別

知不積於伯季二語乃申明

之騶名之也或謂伏羲氏祇畫八卦文王始演爲六十四賈
唐以八士爲文王時人則未有隨卦將何以解之曰周官大
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別皆六十有四淮南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
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爲重之者伏羲鄭君以爲神農
孫盛以爲夏禹總之夏時已有六十四卦大卜之文可據況
繫辭言取諸則必先有其象而後可言取故九家易以類萬
物之情注云以此知庖犧重爲六十四卦是八土以前實先
有隨卦季隨季騶之取義
於此可確然無疑也已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六終

海甯蔣廷錫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七

論語古注集箋十九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二十五章

南菁書院

吳潘維城朗如著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箋八佾篇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故子張以思敬思哀爲上之可貴者也不曰禮而曰祭者禮記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釋文焉於虔反下同爲亡如字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箋子夏西河人史記儒林傳云子夏居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又漢書藝文志云詩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一云子夏傳曾申春秋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穀梁名赤魯人七錄云名淑字

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又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
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則文侯亦其門人也　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箋〕漢石經可
者下
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闕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漢石經拒
作距者論語後錄謂少半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
是古拒與距同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
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
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集解○釋文而
矜居陵反賢與音餘下同距具呂反
雞爪也本今作拒下同汎芳劍反　鄭曰子夏所云倫黨之
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皇疏王曰子夏所敵體交子張
所云覆蓋交也皇〔箋〕陳鱣曰汎交當如子張似與下五句相
指尊卑若汎交安得如此言王云覆蓋交亦承包誤蔡邕正
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於夫子然
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衆
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交則汎愛而親仁潘濬筆

記曰皇疏引晉欒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
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意亦同蔡較包氏友交汎交
康成倫黨尊卑之說爲優維城案欒說較勝於蔡蓋子夏非
寬者夫子之告以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非恐其不能拒人
而恐其可者亦爲所拒也子張非褊者夫子之告以尊賢容
衆嘉善矜不能非恐其不能容衆矜不能而恐其於賢者善
者亦祇汎交也蔡說失之
堂衣若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證其與子張同
閒於夫子云以下五句
方是子張重申已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後漢
蔡邕傳注〔箋〕陳鱣曰義疏云小道諸子百家之書也又引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道皆本鄭義致遠恐泥
是以君子不爲也〔注〕包曰泥難不通也集解○釋文恐泥乃細反下同泥難乃旦
反　鄭曰泥謂滯陷不通後漢蔡邕傳注〔箋〕說文滯凝也楚辭漁父云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凝滯即泥也論語補疏曰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已不與人同其小可知小道謂異端也可觀謂可以相觀而善即攻乎異端也百家九流彼此各異彼此相摩則異者相

易而爲同小者旁通而爲大惟不能相觀而善小終於小而不相通則不能致遠矣泥即執也相觀則能致遠不相觀則泥故欲致遠則恐其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即是以君子不泥也那疏謂必有小理可觀覽非其義致遠恐泥漢書藝文志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爲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四書考異云邕所書石經自爲子夏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爲孔子似因班書誤憶而後人皆相承誤不漢書藝文志引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箋〕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爲孔子語又曰上有君子二字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

可謂好學也已矣〔釋文〕謂好呼報反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箋〕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作孔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集解〕〔箋〕易說卦傳虞爲工虞翻注引子夏曰工居肆齊語管子對桓公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又曰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其即居肆成事之謂歟管子雖不言君子之學而其言士也曰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章昭注士講學道藝者道莫大於君臣父子君子之致道當亦不外是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箋〕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即此義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正也〔集解〕○釋文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如字下厲己同王云病也鄭讀爲賴恃賴也己居止反〔箋〕說文儼昂頭也段注昂當作卬卬者望欲有所庶及也禮記曲禮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詩澤

陂傳亦云矜莊貌葢卽下篇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厲禮記表記云君子不厲而威威與嚴正義近但彼狀其色此狀其言也曰知錄據洪範正義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謂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是之謂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注〕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釋文王曰厲病也集解〔箋〕陳鱣曰鄭讀厲爲賴者厲賴音同止言未信於民未見民之恕上也王肅故與鄭違論語後錄曰左傳昭四年滅賴通經讀考異云舊讀從民字絕句攷此宜以勞字爲斷與下信相比其民連下未信爲句義並通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釋文謗己〔箋〕後漢書李雲傳論未引而諫則以爲謗己布浪反〔箋〕注引此信上有事君字未信上有其君字無也字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箋〕易文言傳宋衷注閑防也禮記坊記述子言云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大德卽君子之道豈有坊民之失而先自踰其坊者乎故子夏以爲不可踰也坊防古字

通說文閑闌也闌門遮也亦與防義近春秋繁露王英篇引不作無說苑尊賢篇引作毋小德出入可也〔箋〕韓詩外傳二孔子遭程本子於剡之閒偾葢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四書考異曰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荀子王制篇又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此意同方觀旭曰大德小德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是其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集解○釋文洒掃上色賣反又所綺反今作掃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箋〕游旌旗之流也从汙聲大宰九貢入曰斿貢注云斿讀如圄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子夏之門人小子經讀考

異云近讀以門人小子爲句攷此子游所譏宜以子夏之門人爲句門子夏之門人中有幼者如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言外見子夏之門不分長幼悉以此爲務也維其門人也不然小子卽門人經文復出無謂矣城案小子屬下讀是也子夏之門人中有幼者如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言外見子夏之門不分長幼悉以此爲務也維周禮隸僕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竝無小子字洒說文云灑也古文以爲洒掃字論語古義曰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爲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如毛詩音語並作洒埽皆古文也論語後錄曰古文以洒爲灑則儁論作灑可知陳鱣則云釋文洒正作灑說文灑汎也洒滌也古文云云然則作埽者乃古文假用也埽說文云棄也埽所以訓爲棄者說文棄捐也从廾推華棄之華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故得訓爲棄禮少儀汜埽曰埽俗作掃非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集解○釋文先傳直專反注同後倦其眷反必先厭於豔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集解○釋文區羌于反注同君子之道孰倦而誨之焉孰先而傳之焉譬諸草木區以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集解○釋文焉可於虔反誣音無譬諸草木區以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漢書薛宣傳引作憮蘇林曰憮同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論語古義取其說論語嫉質則謂憮當作嘸今漢書譌作憮音義皆別馬所著爲古論也說文憮愛也是憮有兼愛義故蘇林訓兼論語補疏曰說文言部云誣加也加之義與同兼義近憮字說文訓愛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訓傲漢書憮字乃誣字假借耳誣字本義自通馬以誣爲欺妄則非誣字本義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漢石經卒作夲惟作唯釋文有卒子恤反〈箋〉漢董仲舒傳亦作唯乎作唯漢書作虖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集解○釋文而優音

憂行有下孟反學而優則仕〔箋〕說文仕學也段注訓仕爲入官此今義也古義宦訓仕仕訓學以仕學分出處起於論語此韓公冶長篇子使漆雕開仕也〔箋〕論語後錄曰喪過乎哀過而亨者也雖過而亨是亦過矣故曰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箋〕論語後錄曰喪過乎哀過而亨者也雖過而亨是亦過矣故曰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之容儀之難及者也〔集解〕〔箋〕王肅家語注子張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論語補疏曰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廣雅堂堂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爲容故云師也辟即盤辟也又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弟作第誤其冠神禫衲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正堂堂之象論語稽求篇曰堂堂夸大之稱夸大不親切故難與並爲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子張後漢魏嚴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集解〕〔箋〕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集解〕〔箋〕春秋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蔑卽莊子之父獻子也其卒之相去不過四年學而篇稱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莊子襲賢父世卿之位歷四年之久左氏傳於盟向伐邾外無所敘述是其用人行政悉仍

父舊未嘗改易可知三年無改爲孝莊子不止三年尤所難能是以夫子獨指而稱之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注〉鄭曰慶父抗轢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

孟氏禮記檀弓正義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集解○釋文陽膚方〈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抗轢經而死鄭注本此陳鱣云于反〈箋〉檀弓正義誤衍稱字臧在東曰稱盖經之誤偽王應麟集本此條在孟懿子章下丁晏從之當在此下觀檀弓正義可見今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集解○釋文〈箋〉鹽鐵論後刑章曾子曰上失輕漂匹照反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罥羅而喜也韓詩外傳三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也書曰哀矜哲獄羣經義證四書考異據此謂曾子述夫子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之言論語後錄曰哀矜即今文尚書所謂哀鰥哲獄也古鰥矜同字維城案作鰥者見漢書于定國傳贊漢書多引今文後錄說是也書大傳亦今文引書作哀矜又以哀矜爲哀孤獨矜寬宥則今文作鰥又作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釋文惡居〉〈箋〉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倣此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論衡語增篇齊世篇引此章爲孔子語如一作若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箋〉孟子公孫丑篇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似即本之盖以有過則改故如日月之食無傷於明也

衛公孫朝〈注〉馬曰朝衛大夫也集解○釋文〈箋〉四書考異曰論名者公子荊與公孫朝耳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直遙反〈箋〉語中以國繫人篇記者故特著衛字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釋文焉學於虔切下

不學〔篹〕史記弟子傳引此章作陳子禽問子貢與此異仲尼同〔篹〕孝經疏云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四書考異曰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章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謚矣今人藉口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祖父之字殆未深攷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釋文未墜〔篹〕漢石經墜作隧鄒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夸士爭先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漢西狹頌數有顧覆賨隧之患皆作隧是隧墜古通也論語古義曰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賈疏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說文無志字徐鉉於心部補之云志意也从心业聲段注謂志所以不錄者古文有志無識小篆乃有識字保章注志古文識識記也哀公問注引志讀爲識識知也今之識字志韻與職韻分二解而古不分二音則二解亦相通古文作志則志者記也知也許心部無識下失載也維城案段說是也否則許君於意下云志也之上失之且但以意也訓志遺卻古義記知二訓矣而亦何常師之有〔篹〕晉書禮志引而亦作夫文選閒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當是誤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集解○釋文語大夫魚據反〔篹〕禮記檀弓注公子牙於朝直遙反州仇音求〔篹〕之六世孫名州仇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篹〕漢石經之作稷篇同牆漢石經作薔下同丁希曾曰此宮字是爾雅大山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論語偶記曰禮記曰君爲廬宮之又曰儒有一畝之宮謂圍繞之論語偶記曰禮記曰君爲廬宮之又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爲牆也及肩窺見室牆古者以牆爲宮故築牆曰宮之矣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釋文闚棄規反之〔篹〕漢石經賜之牆下窺見上闕二字窺陸本作闚維城案說文云窺小視也闚閃也段注此與小視別則作闚者非也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注〕

包曰七尺曰仞也〔集解〕○釋文數仞色〔主反仞一〕音同〔篋〕通藝錄釋仞曰說作刃音同之數小爾雅云四尺應劭曰五尺六寸〔儻〕〔譚〕〔滔〕此其繆易見也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並云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則皆以爲七尺淮南原道注八尺曰仞注百仞亦云七百尺也是書有許慎高誘兩注證以說文則八尺是許注雜高注中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說也瑤田以爲言七尺者是案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仞溝洫杜注云度深曰仞三書皆言人伸兩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弧曲而虛弦平而滿故仞爲充滿刀背如弧其刃如弦義亦然爾度廣度深數難齊一得吾說焉其亦可以已於爭也夫又曰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然則悟測之爲言側也余說仞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義與之合然則度物皆可曰測散文則通也對文言之測之專屬於度深明矣周髀言用矩於平地矩曰正繩於偃矩曰望高於卧矩曰知遠獨於覆矩則曰測深乃知古人用字不苟又曰尋八尺仞七尺伸臂之度有異也猶捥圍九寸咫八寸布指之度有異也人生一事而異度者如此又曰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古者以身度物謂於門中具數不能全伸其臂以度之又云揲閱持也謂閱而持之以具數門中不能伸臂八尺止五尺也何以明之說文又云匹四丈也从八匚八揲一匹益謂揲五尺八揲故得四丈爲一匹也其法殆申左臂而曲其右肱拳其手適當右腋自右腋左行至左手指尖閱而持之爲五尺與今人屈右手引布扇而量之謂之一度猶如此一度約今三尺則古五尺也以身度物閱持曰揲其長五尺見於說文合於今俗度物之法其可考者如此論語後錄則謂仞尋同爲八尺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小爾雅主四尺之說又謂人伸兩臂以度謂之尋尋八尺也但伸一臂則謂之仞仞四尺也孔安國以爲八尺何緐一度立二名邪孟子掘井之數若以八乘九則爲七丈二尺爲三丈六尺此尋常掘井之數若以四乘九爲三丈六尺此尋常掘井之數世未有掘井至七丈餘猶不得水者皆非也之牆御覽百七十四引風俗通義作宮牆魏李伸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仞作刃百官之富論語古注集箋十九

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當卽指此吳氏遺著曰官古館字曲禮在官言官注官謂版圖文章之處卽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朝曰官曰室曰朝一也皆在宮牆之內故康成攷工記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蜀才本作館說文官吏事君也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包曰夫子謂武叔也〔集解〕

叔孫武叔毀仲尼〔箋〕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四書考異曰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卽謂之毀聖人可爾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箋〕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釋文〕不知量音亮〔箋〕經傳釋詞曰古人多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猶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釋文〕階音皆升音智下同〔箋〕周髀算經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釋文〕道之音導綏之音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七終

海甯蔣廷黻善化劉鈵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八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

南菁書院

吳潘維城朗如著

堯曰第二十　三章　釋文凡四書考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

箋此蓋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難通解也周易序卦傳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篇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序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敘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則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出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邪子張書成後續爲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鄭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　釋文凡四書考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三章箋此蓋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難通解也周易序卦傳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篇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序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敘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則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六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邪子張書成後續爲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吳潘維城朗如著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鄭曰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

之名正義書堯典帝曰格汝舜濬夫論五德志堯禪舜曰格
云陞也春秋繁露郊祭篇言察身以知天
也論語後錄曰洪範五紀五曰歷數即此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
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解鄭曰允猶
用執其中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補疏曰尚書古文疏
證云四海困窮不得作好天祿永終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其
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
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
班虎王命論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論語竢質
亦曰永終者古祚之辭猶尚書金縢云永終是圖也舜亦
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釋文玄
反注鄭曰皇王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
謂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
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閟宮正義引上三句周語王子晉言
書湯誥正義引下五句皇天嘉禹胙以

天下章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皇王后帝閟
宮正義謂論語說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墨子兼愛下篇
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
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之人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
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季秋
紀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
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尸子韓詩傳亦稱湯之救旱
禱于山川與墨子呂氏合而與鄭異而周語內史過引湯誓
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韋昭注今湯誓
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曰予小子履三
句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白虎通姓名篇云湯生於
夏世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
履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歷稽古籍自以屬湯爲是而
鄭以爲舜命禹事者疑以曰字連上文讀望文生訓而不知
其於履字終無解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履字上屬予小子爲
句據大戴禮盧氏注引論語曰履敢用玄牡是又以履字下
屬義並通論語後錄曰五帝即明堂所以祀五帝者尸子曰
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總章張衡亦謂之
總期親親極譚新論堯猶周之明堂五府之大名也又考工記夏后曰世室殷曰重
屋此湯祀五帝或即是陽館歟有罪不敢赦注包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

擅赦也集解○釋文擅赦市戰反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鄭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正義○釋文蔽必祕反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箋〉漢石經無作毋萬方罪下不重罪字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釋文賚力代反賜也〉〈箋〉詩周頌賚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說文曰賚賜也論語古義曰戰國策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是也惟復引太誓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證善人爲黎元則東晉古文武成文古大誓無此文不足據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箋〉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有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土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韓詩外傳三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亦同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漢元帝紀

建昭五年詔曰傳不云虐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注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之文誤也說苑君道篇百姓有罪王躬周易觀卦注亦曰百姓有罪在於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包曰權稱也量斗斛也集解○釋文權量音〈箋〉漢書律歷志亮注同權枰尺證反〈箋〉周哀矣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云云焉作矣公羊昭三十二年傳注引全節亦冠孔子曰字四書釋地曰權量度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曰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未有舉權量而遺度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泰始皇紀泰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其證也漢書律歷志云職在內官廷尉掌之師古注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論語釋故以此爲說而謂引律歷志五權五量五度爲度之切證是也那疏此不言度從可知不知法度爲度即度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箋〉詩文王正義引五經正義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子孫雖有舉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白虎

通封公侯篇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絶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左襄十年傳疏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謂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又敬愼篇同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公羊宣十七年傳注引全節文上冠孔子曰字文選兩都賦序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引興滅國繼絶世逸民傳論注引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作人與逸民所重民傳注論同逸民漢書律歷志注謂有德而隱處者

食喪祭箋漢書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注論語述何曰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謹權量如譏初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修廢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廢也繼絶世如孫以王父字爲氏城緣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舉逸民如嘉叔肹曹喜時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肹曹喜時吳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重也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含襚重喪也詳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五字今皇禘祫蒸嘗譏立廟屋壞重祭也

則有功公則說釋文則說音悅箋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今皇疏本同皇疏本說上有民字四書

考異曰四語與上文絶不相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慢秦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曰然後詳聽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十篇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顯倒失次東坡又嘗言之餘以下則竟全脫一簡敘羣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或弟子質孔子若祖述堯舜之類今亦已脫去矣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帝王爲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箋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隸釋後漢傳有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惡屏或作迸而尊並作遵五美者猶書洪範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也說文無迸字禮記大學篇迸諸四夷釋文引皇云迸四之文今惟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猶屏也迸屏異文同義則當以此文作屏爲正子張曰何謂遵疑漢時本多作遵說文遵循也遵

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釋文不費芳〈反下同〉費〈音秘〉不費論語後錄曰費讀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謂不拂於人心與下不怨同義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中論法象篇引二句倒置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集解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釋文敢慢〈武諫反〉〈箋〉無小大書無逸曰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之也嘉定王鳴盛尚書後案曰詩無小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釋文儼魚檢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箋〉漢書董仲舒策引殺作詠荀子坐宥篇魯有父

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嫚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猶後刑可卽也韓詩外傳三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荀子所言四惡缺其一韓嬰所言有責而無有司亦與夫子所言不同而大致本此虐說文云从虎爪人虎足反爪人也段注覆手曰爪虎反爪鄉外攫人是曰虐蓋以不教而殺者比虎之虐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釋文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之吝力刃反舊力愼反〈箋〉論語述何曰五美四惡皆春秋法戒也泰項之失皆以四惡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鄭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文釋〈箋〉韓詩外傳六引此無也字云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

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過庭錄曰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重終論語自微至堯舜之道至孔子兼加姓亦重終之義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集解○釋文𠔃知言別其彼列反𠔃如易繫辭所謂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孟子公孫丑篇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八終

海甯蔣廷敭
善化劉鈜校